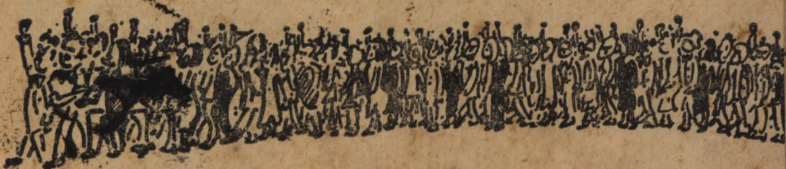


五四在北大



北大壁報聯合會委託**風雨**社編輯兼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134B

通三先生：

字給獨秀的信，稿本以為此中二个字法最好，他現在生海，學生不許他寫字，所以這紙仗為

我的意思是以為三都可行的，但此紙亦同一一定要辦，便下以用上而法亦中二个字法更為暢多。至於其表新宜意說則不從政治，我卻以為不必。這固然一字在二紙字人同，其字則其形亦年同人所作的作品，其格亦何宜言，宜從德意其高，不金德也的。此亦主要其新思想其文之意思濃厚起來，其可知道的分在讀者，杜希想新其年以心，一就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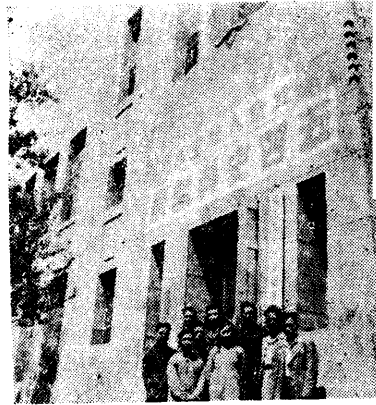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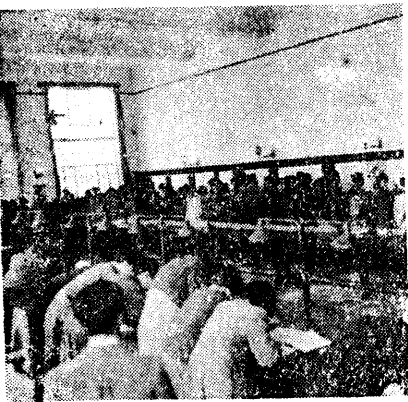
制

一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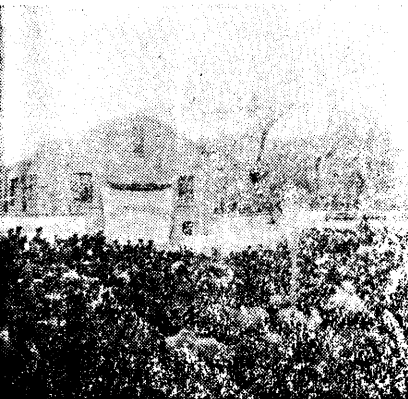
報壁型巨的會台聯報壁

者覽展料史觀參↓



前門覽展料史个

會史歷之夕前四五↓



演表育體辦主會育體星北个

蔡子民先生贊

他是自由主義的保姆。

當今天的「自由主義者」成了「珍寶」，成了獨裁政權的點綴品；當今天的「自由主義」幾乎成了學術史上的名詞，成了無從兌現的支票；我們懷念他，我們永遠永遠忘不了他——他這國家的真正自由主義者。

他就是自由的化身，民主的象徵，我們永遠朝向他前進。他就是我們的希望，他就是我們的信心。他的名字，在黑暗的現在，光耀燦爛。就是在光明的未來，也永恒地發亮。

目 錄

五 四 在 北 大

蔡子民先生贊
我們的呼號

科學晚會

附錄：袁翰青先生講辭

文藝晚會

歷史晚會

附錄：許德珩先生講辭

樊弘先生講辭

經濟晚會

史料展覽和返校節

爲五四而歌

血淚的控訴

營火記

從「五四」談到學生運動的方向

雜誌科學

寫給師長們的一封信

去年的五四聖地

人物誌：李大釗

朱家驊

傅斯年

段錫朋

凱旋

檢討「五四週」

編後

我們的呼號

「五四」，二十八年了。

「民主」，「科學」，今天我們悲憤地問：「民主在那裏」？「科學在那裏」？

「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二十八年前鮮明的旗幟，但是，今日的中國是否扭斷了強權國賊的桎梏，站立起來！

二十八年來中國在苦難的道路上拖着脚步。帝國主義者，軍閥，既得利益集團，既絞殺了民主，也窒息了科學。

抗戰勝利，痛苦迫害仍然繼續，民族危機沒有消除，人民仍沒有翻身。今天，中美商約比二十一條出賣了更多的民族利益，在美帝國主義幫助下，屠殺人民的內戰正在瘋狂地進行。青年們在前線當炮灰，在後方遭迫害，他們輾轉在失學、失業、疾病、流亡的線上。

今天自由變成了獨裁者的專利，科學做了屠殺人民的工具，新的侵略者可以握手言歡，漢奸國賊加官晉級，而熱愛祖國的人民，變成了應該絞殺的

仇敵。我們控訴！

青年們，承繼五四叛逆精神的青年們，舊時代完了，新時代正在開始，一切的生命，都是在戰鬥中向前，我們要跨過罪惡與不義的山嶺，為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戰鬥！

青年們，有自由靈魂的青年們，有五卅血統的青年們，在黑暗裏，我們相信火在燃燒，在夜空中，我們要指出極星。

我們，一群在北方的年青人，向全國發出響亮的呼號：

「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爭取人民世紀的民主！」

「切實保障人權！」

「科學應服務於人民！」

青年朋友們，團結起來！

北大、清華、燕京、中法、師院五十

餘壁報社

%

%

%

科學晚會

以一個噴水池做圓心，新綠的樹木圍着一大塊草地，五一科學晚會是在這富有詩意的環境里開會的。鄭華熾先生首先點出了這一幅場面，他說：「平日上課講書好比吃大魚大肉；今晚，我們吃一點小菜。」

鄭先生說：科學發達的前提條件，第一是人材，第二是資本累積，第三是時間，第四是合作。

鬢髮白髮的汪敬熙先生在期望的眼睛中走上了台，「我是五四時的一個學生」他以此爲驕傲。「今晚是科學晚會，我不談民主吧！」他很惋惜他今晚不能談民主。他無情地諷刺北大的「科學」。同學們報以熱烈的掌聲。

「二十八年前提證明大禹是一條虫的人，今天承××之命找出大禹的生日是六月初六了……」出賣五四的人們聽着吧！

「又一位五四時代的學生」（楊鍾健先生自己介紹的）跑上台來了，楊先生是五四時的健將，今天他是研究古生物學的權威。他步入會場前，即向同學們指示，當時，這間教室是甚會的辦公室；那間教室又是甚麼會場。二十八前的情景，歷歷如畫。他非常惋惜今晚是科學晚會，不能談民主。

袁翰青先生莊嚴肅穆地走上了講台，他有條不紊，列舉證據，像證明科學上的命題一樣，引導出他的結論，他說：科學家不承認爲有錢的，服務，應當爲人類爲國家，爲社會。掌聲是歷久而不衰的。

馬祖聖先生剛從美國回來的感慨很多（大概真不懂敵國的國情，）所以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他一再說：不談民主，不談民主。結果還是談的民主。科學是一把兩面都鋒利的刀子，誰把握着牠，牠就屬於誰。科學與民主分離是可怕的可！

學者型的孫雲鑄先生感慨似的走上台，回味當年五四的情景。他舉出一個當年轟轟烈烈的同學後來墮落了例子。孫先生說：要不墮落，必須第一，養成獨立的才行，第二研究科學必須着實際，不能取巧，第三必須有私德。

楊鍾健先生說：「科學精神就是找問題」。散會了五百多青年在五一晚會裏找着許多問題，回去了。

附錄

袁翰青先生講辭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恰好選擇今天起來開始紀念五四，或者是多少有點用意的。

在現在的這個時代，科學工作者很痛苦，內心非常矛盾，因為一個作科學工作的人的目的在找真理，揭發秘密，使人類增加控制自然的力量，謀整個人群的福利，我們現在關於自然界的秘密已知道了不少，控制自然的力量也增多了，但是造福人羣的問題呢？近日科學家對此還有疑問，心情上覺得很矛盾，剛才鄭先生提到的那位研究原子能的 Dr. S. W. 先生，曾寄了一篇文章叫 *Can We Control* 意思說「科學的成就如不能好好的應用，實在使人類的前途很悲慘。」科學的目的在找真理，在使人能控制自然，這就像是打了一把好刀，如果交給一個好廚子去用，他可以作出一些好菜來，但假如交給了瘋子就可造成無窮的罪惡，今日的現象就有這種危險，我們想到今日控制自然的力量是不是掌握在想為整個人類謀幸福的人的手上？在這三百年內自然

科學的發展很大，人類組織的關係還趕不上控制的力量，如果科學工作者讓科學發展下去，不注意控制的力量，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

二十八年前的五四提出了「德先生、賽先生」的口號，按說今天晚上應該紀念賽先生，但這二位是無法分開的，如果沒有德先生的輔助賽先生站在為多數人謀福利的立場，單獨一個賽先生是沒有益處的，也許還有反作用。

剛才鄭先生告訴了我們科學研究的先決條件，我們想到科學本身除了上面四個條件外還需要一個時代社會的背景，好像這樣講起來很空洞，但是仔細分析一下却是很實在的，讓我們來追溯一下科學的歷史，真正談得到科學的還是近三百年的事，從十七世紀到現在的三百年裏面，科學本身有很大的進步，科學本身已有許多證據證明現在的科學已不是十七、十八世紀的科學，我們現在已知道的很多，我們可以說今天晚上各位所知道的物理一定比牛

頗知道的多，因為這是一種科學的積累，三百年來作科學研究的人也有改變，（這是指某一類人）在十七、十八世紀時作科學研究的有三類人，第一類是當時的貴族，因為他們有錢，所以作科學研究，第二類是一些從事宗教的僧侶、牧師，第三類是有錢的地主階級，這一類的例子很多，他們不把科學當作一種職業，只是看作一種玩意，拿它消遣，如所謂化學之父的 Lavoisier 是法國有名的貴族，在遺傳上有成就的 Mindel 是天主教的司鐸，氧氣的發現者 Priestley 是一個牧師，Galileo 和宗教也有密切的關係，Newton 是一個有錢的地主等，由此可知當日的科學研究者只是消遣，並沒有看到科學與社會人生的關係，到了十八世紀末年，十九世紀初年，科學研究工作能變為一批大學教授，他們有固定的職業，優良的設備，他們的責任是教育青年，因為他們自發的興趣及社會的使命而繼續研究，所以這時的發明多半是些大學教授，在現在二十世紀，情形又異微有點不同，除從事教育的教授們雖然做着研究工作外，又添了許多職業科學家，這名字或者有許多人不愛聽，但實實在在是有這一類人，他們是爲了政府機關，或者是私人工廠的研究室作事，如美國有名之理學家 Irving Longmu

就是 G. E. 研究室主任，這種例子在英美很多，由這裏可以看出三百年來社會變化和科學發展的一些關係。

從三百年來科學與人類社會的關係來看，最初看不出有什麼關係的，好在牛頓作的 Principia 內就沒有工程問題，或者是機械的利用，而當時實用方面的發明，像司蒂芬生發明火車，富爾頓發明輪船，瓦特發明了蒸氣機，從科學的立場看他們並不是科學家，沒有利用科學原理，僅僅是改造工具而已，這個時期科學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很淺淡，到了十八世紀末葉，十九世紀初年，工業發展了起來，也就是資本主義加速了它的進展，他們希望把出品的品質提高，成本減低，因而需要研究，於是就利用科學的成果，作工業方面的應用，有許多科學家得到了補助，因此，科學幫助了工業發展，工業也幫助了科學，我們分析他們的背景，就可看出資本主義高速的發展，這種發展到現在是更爲加快

目前的實際情形，在研究科學的整個立場看，可以分作兩方面，第一是英美等歷史久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用競爭的方式來加速發展工業，第二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科學發展的情形，近幾年來我們沒有蘇聯的統計，只是在前幾年英國人克羅梭德（

〔Crowther〕作了一部書，〔Soviet Science〕告訴了我們一些詳細的情形，他們有兩千多個研究機構，這些不是私人工廠全爲國家經營，由 M. I. S. (人民重工業委員會科學研究部) 計劃連繫，他們不是用競爭方式，而是用有組織有計劃的方式推動，他們不單是有許多大的科學家，像物理學方面的 Kapitza Joffe、化學方面的 Semenov、生物化學方面的 Bach、植物生理方面的 Maximov 等。而且尤其多的是中級科學家，前不久在汪先生主編的大公報自然科學欄內談到蘇聯物理的情形已超過美國不少，至少在低溫研究方面，例如液體空氣可以大量應用，是超過美國了，甚至液體氫，液體氮已經可以供給大學生普通實驗。他們雖然好像沒有理論上的重大發明，但在短短的二十多年裏，才能發展驚人的進步，並且對於人生的應用更廣泛。由此可見科學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在有些時候，資本主義的存在對科學反而是一種阻礙，例如美國曾有人研究出了鈹的提鍊，可以有很好的方法，本可與鍊鋁相競爭；這種方法立刻就被一個製鋁大公司買去不用，以防止損害了這個公司的利潤，所以這是我們對資本和科學應有的認識。目前中國的情形，一般的科學工作者和學生，除了受生活的壓迫外部感到很大的痛苦，尤其是同學們感覺到沒有前途，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作，各位

對當前社會應有之認識，就是中國現在既沒有達到英美資本主義的階段，又沒有進步到一個合理的社會，可以說還停留在封建社會的階段，固然我們可以說伽利畧和牛頓是在封建社會裏工作出來的，可是我們不能希望現在中國有伽利畧，有牛頓，因爲科學進步得太快，現在已不可能與外界隔絕，像他們那樣工作一二十年後而希望能有什麼成就，我這並不是叫各位不要學科學，祇是使各位認清客觀的情形，這種種的困難希望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克復，我們主觀上的努力不能因爲客觀的條件而放棄，同時，從事科學工作者並不光是研究，還有許多別的事可以作，在中國社會裏，有科學訓練的人可推進通俗科學教育，灌輸給那些不能受科學訓練的人，使他們沒有復古的思想，打破他們的迷信，這也是我們應有的工作。客觀的認識還需要主觀的努力，剛才楊先生說北大有自由探討的精神，我個人在痛苦矛盾的心情下懇切的貢獻給科學工作者，不單是對本行的學問需要努力，還應該有熱情，如 *Pauline Madame Curie* 那樣的有熱情，愛國家，愛社會，愛人類，愛真理的熱情。今天是紀念「五四」，「五四」之可紀念，不是因爲是北大校史上的「一頁光榮史」，過去的光榮是值得留戀。我們紀念「五四」是要發揚「五四」的精神，重新鼓舞起青年的熱情，來推動中國的民主和科學。

文藝晚會

五四不但是「人的發現」，而且是「青年的發現」，一現在的發現」。

——朱自清：文藝晚會講詞

每一次文學革命，都是把腐朽的變態文明拉下去，回到人的性初，回到人最初出發的地方。

——馮至：文藝晚會講詞

民主的日子不遠了。新文藝的輝煌時代不遠了。

——丁易：文藝晚會講詞

外面下着雨。會場改在北樓禮堂。容得了五六百人的禮堂擠着一千多個人。外面還擠着好幾百人。

這是離昆明後第一次這樣多人的集會。昆明來的人默默地坐着，當然不免有人想到聞一多先生。在精神生活上，聞先生永遠和我們最聖潔的一部份連在一起。每一次文藝晚會，他隨着掌聲走進來，在全昆明學生的前面，他是先鋒。他代表着人類許多美德，代表着勇敢，代表着獻身（反自私），代表着友愛，代表着對黑暗卑污的無盡的仇恨。我們不由要想到他，在這黑暗得令人窒息的時候。

掌聲起來了。爲人們久違的朱自清先生和馮至先生在前面出現了，還有丁易先生和朱光潛先生。前兩位先生使人覺到特別親切。

朱自清先生第一個講話，半年來的事在我腦子裏閃過。在西單看見朱先生，又在報上看到他的文章。從警察打三輪車夫，罵「×你有民主思想的媽媽」，他「看出了時代的影子，北平是有點兒晃蕩了」。他說出人對文學新標準的要求，認爲這新標準是「民主」和「社會主義」。他談通俗化，談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前進的時代在催人前進。朱先生是北大校友，今天他說他是「回家來了」。他講的題目是「五四時代的文藝」，說五四的意義不僅是「人的發現」，而且是「青年的發現」，「現代的發現」。五四之前，認爲人愈老愈權威；五四之前，認爲古代是黃金時代。到五四，這觀念才被推翻。

朱先生的語調永遠是平平淡淡，然而字字結實，經過了深思，值得人去領會。他分作三點來說五四時代的文藝：第一是「新文體到白話文」，他從清末的「開通民智」的新文體說到白話文的建立，說白話文的來源是小說，當時的演講，和宋以來的語錄。第二是「文學改良與文學革命」。朱先生提到陳獨秀和胡適當時所提出的主張。陳主張的三大主義總起來就是「人民語言」的文學。沒有他的激進

文學改革不會很快就流行。第三是「禮教與孩子」，魯迅先生沒有說什麼理論，然而他的創作爲新文學可以存在提出了「證據」。魯迅發現了禮教是吃人者的工具，是強凌弱時的護符。所謂強者，用我們現在的字眼來說，就是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魯迅喊出了「救救孩子」，「肩起黑暗的閘門」，放過孩子去，救孩子的辦法，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

朱先生結束了講演後，馮至先生走到擴音器前面，馮先生是公認的老實人，除了在功課上相當嚴之外，永速是慈和的先生。他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哲人，寬厚而坦白。半年來他也常常苦痛不平，半年中他也走向了青年。

馮先生的話也是字字平實，沒有廢話，沒有八股，却給了我們一些東西，一些容易懂而決不飄飄然的東西。他講「五四以來的詩」。

「我常常在五卅紀念時講五四以來的詩，每次講之前我總要去翻讀『中國新文學大系』關於詩的一部份，是朱佩弦先生編的。這一次我又去翻出了來，讀了之後，聯想起我過去曾經讀過的詩集，這些詩集沒有一本在身邊，然而那些書的樣子，讀書時的心情，都還如在眼前。我想到中學時讀『嘗試集』，讀到康白情的詩，後來又讀俞平伯的『冬夜

』，郭沫若『女神』以及徐志摩的許多詩。

「這一次再讀這一本中國新文學大系，我又有了一點新的感想。一方面覺到對當時的精神覺到慚愧；一方面又覺到詩和旁的部門比起來成績太弱，沒有一本趕得上『吶喊』的東西。」

馮先生說：在五卅之前的詩很多是北平士大夫捧戲子捧妓女的詩，高貴一點的則有江西詩派的艱澀難懂的舊詩。到五四，才有人提倡新詩，不但要破壞舊的形式，而且要擴充詩的內容。擴充內容有三方面：一是對光明的追求；二是對愛情正面的表示；三是對宇宙道理的啓發。在三十年前這種精神是偉大的精神，是積極的精神。可是新詩的成就却不如小說。沒有一本趕得上「吶喊」的東西。對愛情的表示，還攪雜了許多舊的情調，夾雜了感傷的不健康的成分。有的完全像西洋古詩換上了中國的文字。！！缺乏真的體驗。對光明的追求也多半是空洞的樂觀，沒有指出到光明去的路，沒有走向光明的橋。對宇宙道理的啓發，像冰心宗白華的詩，雖帶着哲理的氣息，而情感和道理並不能互相化合，融爲一體。從五四到北伐之間中國不斷地混戰，詩中都沒有關於變亂的氣息，就是北伐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也只有聞一多的兩首詩和徐志摩的兩首詩中提到一點。

民國十七年之後，政治上起了變化，知識份子

沒有出路，回到屋子裏和情感幻想遊戲而成了「象微派」。象微派的起源有兩種，一是受詞的影響，迷於小小的意境的優美；一是受十九世紀末葉法國象微派的影響。法國的象微派，本是想用新的顏色的聲音表現新的刺激，也有相當的成就，但中國新的象微派多半是言之無物無病呻吟的東西。馮先生舉了李金髮的一首詩爲例這首詩是：

風與雨在海洋裏，
野鹿死在我心裏。
看，秋夢展翼去了，
空存這萎靡之魂。

我追尋拋棄之意欲，
我傷感變色之櫻唇。

呵，陰黑之草地裏，
明月收拾我們之沉靜。

大家聽了之後，闕堂大笑。

象微派也有比較好的，如戴望舒和卞之琳的詩

。戴，卞，孫大雨，梁宗岱和馮先生自己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出版了一種合編的新詩月刊，大體上仍多是遊玩自己意境的作品，共出了十期，發表作品的有：艾青、何其芳、方敬、徐遲、曹葆華、李廣

田、卞之琳等。這些人在抗戰中離開了沿海的城市，有的參加抗戰，有的走入後方，與現實接觸多了，同時，時代也不像前十年那樣朦朧，現在大家都已改變，努力於新詩的工作，「這是抗戰給我們的恩惠」，馮先生說。他又說覺到很難受的是戰後回到北平，覺到北平一部份文學雜誌仍受戰前那種象微派的支配。

「由抗戰到發生政治糾紛，到這以後，每個人所看的一天比一天真實，生活一天比一天痛苦，知識階級態度也漸漸改變，近一點說，這種改變後的態度接上了五四的傳統，遠一點說，可以說接上了詩經，楚辭，漢魏樂府，以至杜甫的傳統。這是真正的傳統。是不以高貴的人自居，從平實實的人出發的文學。」

「作詩的人不再是貴族，不再自命高貴——以前那些自命高貴的人，詩才高貴，行爲却未必高貴，像謝靈運，像王維，像李商隱——不自命爲一詩人」，才產生真正的詩歌。民國十五年時詩歌還是在客廳中唸給少數人領畧的，現在的朗誦詩則是給許多人享受的了。新詩的前途是無限的。」

丁易先生講五四以來的小說和雜誌，但他是從抗戰講起的。

「抗戰以來的小說繼承了五四以來的道路」，他說：「繼承了反帝反封建的傳統。」

歷史晚會

你們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向後看是沒有希望的！

——許德珩：歷史晚會講辭

北大的精神是負責任的精神，為國民為人家負責任去幹，幹了自己擔當的精神！

——許德珩：歷史晚會講辭

五月三日晚間的歷史晚會在紅樓後面大操場上舉行，最前面的人坐在地上，後面的人在凳子上，再後面的站着。有各中學的學生，有公務員，有軍人，有北大學生，最低的估計也有五六千人。「文藝社」和「新詩社」合辦的五四特刊售掉好幾百份，二百份燕京新聞一搶而光。演講的人有胡適、許德珩，周炳琳，容肇祖，樊弘。

胡適校長說當五四時他正在上海，聽說北平出了事才趕回來，他說到當時北大以教授為中心，辦了一個「新青年」雜誌，後來學生們辦了一個「新潮」雜誌，不久又有了一個「每週評論」，都是鼓吹

他把抗戰以來的小說和雜文分為幾個時期：

(一) 抗戰起到三十年春晚南事變。為了(A) 作家生活不安定；(B) 接觸的方面多；(C) 從事於宣傳；所以短篇小說特多，其中也不乏有價值者，如華威先生等。

(二) 三十年春到三十一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是黑暗時期，沒有新出一種文藝雜誌。

(三) 三十一年冬到三十三年冬，文藝中心在桂林。為了(A) 檢查嚴格；(B) 對作家的監視，短篇少而長篇多。作者讀者多需要長篇。產生出兩種作品：(A) 寫過去，如「霜葉紅似二月花」和「姜步長家史」；(B) 曲折深入地寫現實如「陶金記」「鴨嘴澗」。此外還有用神話暗示的東西如張天翼的「天涯地角」，還有無聊的東西如「鬼戀」及無名氏的作品。

(四) 桂柳撤退，喊出了爭取民主的口號，產生了不少雜文(文藝性的政論)，至勝利後，雜文也沒有了，因為(A) 黑暗勢力承認自己黑暗，(B) 生活不安定。

丁易先生總結說，民主就要到了，新文藝將走上平坦的路，輝煌的時代就要到來。

朱光潛先生的演講很簡單，他說中國缺少系統的翻譯，說翻譯者必須具備中外文字的修養及對文學的興趣。他期望學生中能有人將來致力於這方面的工作。

新思潮新文藝的運動。新思潮的意義，就是要求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而在這兩者後面的精神，則是共同的，就是批評的態度——評判的精神。也就是尼采所謂「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對於是非、美醜、善惡的重新估價。有些過去認為尊嚴的制度（如裹足）。一經批評，馬上一點價值也沒有。過去認為沒有價值的（如白文話），一經確認價值，許多人就得到益處。如今至少仍需要一部人從事這個工作，回頭這二十八年，覺到成績不夠，還希望能有人繼續努力。

許德珩先生的話充滿了熱情，感人很深。

「我今天坐在台前，有兩個感想。」他說：「是兩個矛盾的思想。」

「第一個、我今天覺到多少年來沒有過這樣的愉快。今天我們可以聽到二十八年前的胡適之先生來講許許多多的事，使我覺到還像我們在「文學門」（那時北大還沒有「文學系」，叫做「文學門」）的情形，又看到許多老同學，更使我想起當時的溫暖。

「第二、我看到各位同學來，我覺到快樂，也覺到很慚愧。五四到現在已是第二十九個，三十年

為一世，今天五四為什麼還值得紀念？當時新文化運動提倡德先生賽先生——就是民主與科學，為什麼今天還要青年人來紀念民主，紀念科學？因為我們這一代做了三十年的夢！

「民主是反獨裁反不民主反奴性、對外反強權，科學是提倡真理、反對迷信，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封建作風。今天不只你們紀念五四，全國各地都有許多青年紀念五四，為什麼？是不是懷古？是不是點綴？不是！因為現在需要科學需要民主，而事實上則許多人在提倡迷信提倡復古！現在的青年，不會拿五四來裝璜、不會不前進、不會不再長進！」

許先生接着講五四的史實，他的話屢次為掌聲打斷。

講完五四，許先生說有三點感想：第一，他覺得政府「進步」了，五四時學生們打了駐日大使，燒了官員住宅，然而沒有一個人被害，沒有一個人失掉。（當時死的一個學生是害了三期肺病，湊巧累死，不是為政府打死。）第二、他以為當時的學生是純潔的，學生總是純潔的，今天的學生也是純潔的，然而學生也進步了。第三、他指出當時的教師和學生是團結的。他的意思當然是希望今天仍要團結。

最後，許先生說他要追念幾個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有過一個當時的北大同學（「名字我不用說了」，許先生說）。去找蔡先生題字，蔡題了一行「已有恥」四個字，當後那個同學臉上有點下不來，「然而蔡先生是說對了的，今天有些人正是無恥」。在消極的一方面，蔡先生主張「有所不爲」，「當時我不懂這話的意義，今天我才懂了，那些人真是無所不爲啊！」（大鼓掌，夾雜了許多歡呼的采聲。）許先生又說還想起了五四被捕入獄後，許多同學都去公安局自首願意坐監牢，「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負責的精神，爲國家爲人民負責去幹，幹了自己擔當的精神！」

許先生結束了他的演講，走下台來。
掌聲雷動。許先生和胡校長握着手。

x

周炳琳先生的演講是說從五四到現在整個是「中年人利用青年人」。我們都很希望他的話沒有題外的意思，然而與當天大公報上所載他的談話同時來看，他是頗有「藉古諷今」之意的。中年人對青年人的不了解，恐怕又將是今日的一種悲劇——不是青年們的悲劇，而是中年人的悲劇。以爲歷史總是循環的，總是「以暴易暴」的，革命也無非「一

將成名萬骨枯，」大可不必的了。

對於周先生的不健康的悲觀思想，若是原因在他身體的不健康，我們希望他好好休養；若是並不是如此，我們希望他多與年青人接近，多多讀書——關於現實的書和文藝書籍，從這裏面得到一個「人類必會進步」的信念，這是作爲一個自由主義者不可或缺的信念。他對聞一多先生的批評，出發點就錯誤了，那句話也真是青年人受不了的（他說聞先生「近乎煽動仇恨」，却又並不指出這是對暴君的仇恨還對一般人民的仇恨）。

容肇祖先生說：「只有民主才能爲人民，只有科學能推進人類文明。」他說五四時學生有組織，不組織一切是空的。他勉勵學生，不要學「清談」，民主的人，不要學那些喪失了五四精神，拍賣五四精神的人。

樊弘先生希望進步力量團結起來，中國學生應和全世界的學生團結求進步。他檢討國民革命失敗的原因，說科學民主今天固然無人反對，而今天仍有人學「會剃頭」（會國藩的綽號），是因爲不能團結人民。大家應當互相督促。

x

x

x

附錄一

許德珩先生講演詞

(編者按：此稿未經講演人校閱，如有錯誤由編者負責)

民國七年四月，爲日本壓迫中國留學生，留日

學生在春假中全體歸國，有郭沫若，王兆榮，李達，曾琦，雷震等。有一部份人在上海辦了救國日報（馮德柏當時不過是很不重要的一員，當時的救國日報和如今也完全不同），李達就到北平來連絡學生。那時候北大的學生代表是段錫朋和我，李達也來找過我們。北平的學校，當時有北大，高師，高工，醫專，藝專，俄文專修班等八校，一方面選了十幾個代表向總統馮國璋請願取消二十一條，一方面就準備示威遊行。當時的北平是以北大爲中心的，暑期有過一次大示威運動（這是中國示威運動的開始），並有代表去天津南京上海連絡各地學生。北平各校的學生，當時就籌備出一個抗日的刊物，到民國七年年尾，出刊物的計劃就具體化了，定名爲「國民雜誌」，資本由二百多個學生，每人出五塊錢湊成。但也有教員參加的，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學生之中負責這刊物的有周炳琳鄧康（字中夏，後來曾在子右任辦的上海大學中做教務長）段錫朋

，和我。

國民雜誌是在民國八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是學生抗日運動的總機關。同時出版的有新潮，則是主張文學革命的。當時的新青年和新潮，反對傳統文化，社會上頑固一點的人都對之側目而視，國民雜誌比較緩和（最初還是用文言的），讀者群比較廣大。民國八年三月，巴黎和會決定依照日本意志處理山東問題，中國留法學生首先反對在巴黎和約簽字（王世杰周鯨生都是當時在歐洲的學生），五月這消息非正式地傳到北京，北大首先響應，國民雜誌第一個反對日本的要求，五月三日晚各校學生同在法學院譯學館（現在三院大禮堂）開會，決定第二天遊行。五三晚會除清華學生不能進城（當時清華進城必須坐火車），各校學生都有，共到二千餘人。五月四日早晨九時，北大學生齊集紅樓後大操場，再到天安門，原預備穿過東交民巷，因爲避免和日本軍警直接衝突，走到美使館前就折向北行到

（下接十六頁）

附錄二

樊弘教授講演詞

(編者按：此稿未經講演人校閱，如有錯誤由編者負責)

「……五四運動在教育原理上是否應該存在呢？學生運動是不是應該存在？胡適之先生在民國九年說了一句關於五四運動的話，大意說：學生運動從某一方面說，是不應該存在的，青年與學生應該讀書，但是，當政治不太平，中年人沒有希望的時候，就爆發了學生運動。如漢時太學生，辛亥前的留學生、朝鮮的青年、俄國的學生之參加革命。爲什麼他們要參加革命？因爲社會太黑暗，青年學生運動便成爲不可避免的，在正常狀態下是不會存在的。青年人追求真理。只有黑暗壓到社會時，才應該存在。也即是說，正常時不會有，不正常時應該有。」

現在，要問政治是否清明？中年人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放心？假如不是，學生運動還應該存在。這是我對第一個問題的答覆。現在，社會是黑暗的，世界是黑暗的，不但全國學生要組織起來，而且要全世界的青年聯合起來！

第二、在五四運動時，當時的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肅清官僚階級。爲什麼發生在民國初年？當時，官僚階級勾結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青年乘着帝國主義互相衝突的時候，聯合起來，要打倒他們，肅清官僚。

現在講第三個問題。我是北大學生中最不進步者。五四沒趕上，沒有什麼功績可講。前天，有兩位同學談到從前領導五四的領袖，有的從事科學的研究如汪敬熙，有的繼續領導青年，但有的漢奸如陳公博，還有某人現在抽大煙，當然與「科學、民主」隔得很遠了。爲什麼有的如此不振作？如此反動？顯出悲觀的情緒，記得，蔡先生（指蔡子民先生——記者）到北大即打算改變風氣，提倡青年應該有道德。我對這問題有一種看法，一個人上了政治舞台，在某方面若沒有權力限制他，就可以濫用威權。學生領袖有威權。到社會上就可以濫用威權。

。假如今天中國社會無民主，靠領袖講道德仁義，恐怕很難實現。不過有少數人如中山先生仍舊不濫用威權。

我們知道在五卅時，那時頂大的要求是賽先生和德先生。科學與民主比漂亮的女子對青年的引誘力還要大（笑聲）。沒有人反對科學與民主，爲什麼科學不進步，民主不進步？因爲今天是儒家哲學最抬頭的時候。另一方面，民主並非自由意志來決定，而是由財產關係決定。西歐第三階級（即資產階級）要求自由做買賣，反對政府的干涉，所以要民主。

國民黨自從中山創立以來是講民主的，可是現在就是國民黨自己也在那裏批評國民黨的民主作風不夠。蔣先生不是流氓，中國學問很好，天天講民主，數目字知道最多，我可不是他的學生。（笑聲）這可說是大逆不道，不過今日思想自由，就是大逆不道也不要緊（鼓掌）我很佩服中山，也是首創革命的人物，中國政治上，我最佩服的人不是蔣先生而是中山先生。不過中山先生也有錯的地方，中山以爲只要把中國幾千年來知易行難打倒後，新中國就可以建設成功。但是幾十年後，革命仍不能成功，還不能夠依據三民主義建設中國，那就是說知難行易說不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而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是既得的利益。地主受土地的支配，不受

知難行易學說的支配。中國沒有民族資本家，而有地主。地主是不受民主的，如果地主要民主，中國早就民主了。因爲不要民主可以保持土地所有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訂立不平等條約，對中國輸入商品，中國人民覺醒了便要反對，所以他們——帝國主義不要民主。買辦階級他們也不要民主，他們取得收入的方法要中國不民主。紳士不要民主。農民們連白米都沒有，當然不知有什麼民主，這是中國的致命傷。官僚是保護地主，保護帝國主義向中國投資，因此反對民主；還有新官僚是從外國訓練回來的，英文說得很好。新官僚與舊官僚配合。舊官僚不要民主，新官僚也不要民主。所以，我們要看取得收入的方法來判別誰要民主，誰不要民主，誰是民主戰士，誰不是民主戰士就是朋友也滾開！（鼓掌）

兄弟是小資產階級，是調橋份子，有時要民主。現在社會背景看清楚，不是完全沒有希望。中山先生的敵人不是精神的，是在眼前，不是在書本上，也不是古代。地主是很聰明的，中國的官僚最聰明，他們說：「我們相信知難行易說，我們擁護民主主義」，中山老實，以爲他們受感化而來參加革命；那裏知道，這一批人初進來偷偷摸摸，都躲藏起來。到革命力量失勢時，他們就大胆作惡，欺侮天下無人。這是革命失敗的一個原因。

剛才，胡先生（指胡適先生——記者）說要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自由主義者就要做出一多先生，你們青年學生無利害關係，是要民主的。有人說資本家要民主，我是不贊同的。初期資本家要民主；但現在是獨佔的資本家，他們要獨佔就不要民主，我的話太激烈了，緩和一點吧，還是不要民主（笑聲）進步的工人，他們要民主；但退步的工人不要民主。農民被壓迫，要民主；但普通的農人想做地主，他是不要民主的。從事民主運動的人，要從經濟關係上，財產的收入上，去認清友人與敵人。

現在回到學生運動的本題上。中國學生要民主，要永遠的團結，團結就是民主的力量。要在輿論上限制不民主的人違反民主，這個組織千萬不要鬆懈。今天的民主運動，就是大家團結起來限制作惡。到處鞏固起來，大家要去爭民主，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沒有團結，如何爭民主？不要今天很熱，到明天冷下來，不要憑着熱血來潮，這是浪漫派。

我覺得北大學生真偉大，該反對的，反對；不該反對的，不反對。

我們的宗教不是上帝，而是勞工（Worker），什麼都不要怕，諸位要靠努力。

末了，希望青年學生監督我這個動搖份子，免得走向反民主，反科學的道路！（鼓掌）

（上接十三頁）

東單再往趙家樓，後來火燒曹汝霖住宅和打了章宗祥，軍警開始毆打學生，有人被打傷，並有三十二個學生被捕，其中有十幾個學生是北大的。我們被關到五月七日才放出來。

這時新青年新潮和國民雜誌就開始合流，而在文化運動和救國運動之間做媒介的，是李大釗先生。蔡子民先生不久在政府暗中逼迫之下南行，他走了之後，北平學生運動才大規模行動起來，北平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也是這時期成立的。一時聲勢浩大，全體學生都到街上去講演，五月下旬並派人去滬京連絡。段祺瑞政府又開始捕人壓迫學生，五月底被捕學生超過一千人，北大法科（現在三院）成了拘留所。上海也開始響應，六月三日上海罷市，接着各地紛紛罷市，段祺瑞政府才釋放學生，六月七日罷免曹、章、陸。六月十六日上海成立了全國學生聯合會。六月下旬中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北大學生歡迎蔡先生回來，直到秋天才成功，蔡先生離校時期校務由蔣夢麟代理，秋季開學後蔣先生就任北大總務長。北大也開放了女禁。

自從五四運動之後，文化運動和救國運動打成一片，少年中國學會，新民學會等紛紛在各地成立，到八年底九年初，中共前身的社會主義研究會也在北平成立。

五五經濟晚會

——記錄未經講演諸先生閱過，若有錯誤概由編者負責——編者

由於這幾天物價瘋狂的上漲，給我們內心的不安與痛苦太深沉了，所以今晚的經濟晚會更引起同學們的注意。很多同學在六點多鐘就等候在理學院禮堂前面的圓池周圍了。雖然晚風深情地輕舞着每個人的頭髮，可是它却吹不去他們心上的暗雲和陰影。

人愈來愈多了，時針已指着八點，主席簡單地說了幾句話便宣佈開會，在雷響的掌聲中，一位美髯的老教授趙迺搏先生被請到了播音器前，他憤慨

激昂地說：「五四」運動時就呼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二十八年後的今天如何？北大要科學，科學反而離開了北大，北大要民主，而民主却離開了北大，我們實在感到痛心！再看看校外的民主又如何？不特民主沒有實現，反而走上了獨裁，今天報上說南京在冷靜中度過了五四，中大門口附近有很多警備車，似乎說五四不應紀念，在上海亦會開會紀念會五四，而參加者係梅蘭芳，麒麟童，這是「提倡新文化」？（掌聲笑聲）我今天擔任的題目是一般地檢討，因限於時間只說說中國經濟的毛病

，現在可分幾點來講：（一）中國地大物不博，物資很缺乏，（二）中國經濟是腦充血似的經濟，財富集中在少數之手，今日中國貧富的懸殊比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更利害，外國資本家還知道做點公益慈善事業，而中國則只講五子登科，這種腦充血的經濟總有一天要中風的！（三）中國經濟是顯微鏡的經濟，只看近不看遠，見解淺，只顧表面，不顧實際，只治標，不治本，就連治標也沒有做到，（四）中國經濟是支離破碎的經濟，各自為政，（五）中國經濟是官僚資本作主的經濟，（六）中國經濟是政治的犧牲品。烽火之下經濟皆被破壞，戰爭之下，預算破壞，財政當局祇是買辦或賬房，買辦雖已下官，而賬房還多着哩！

第二位是秦瓚教授講財政問題——中國當前的財政危機，秦先生很沉重地說：目前的財政與經濟問題非常簡單，內戰不停，經濟、財政，都沒有辦法，內戰一停則什麼都有辦法，現在財政當局雖然賬房先生當位，我想，恐怕他們連賬都不會算哩！現在說幾個數字來看財政的危機，據立法院的報告，今年歲入是七萬億元，歲出是九萬三千二百億元，差虧二萬二千二百億元，歲出中軍費三萬八千億元佔全歲出的四十%，建設費為一萬五千億元。佔全歲出的十五%，復員救濟費為一萬四千億元，

佔十三%，教育費爲三千四百億元，佔全歲出的三%，但其中包括國民黨之團的訓練費，實際用于教育的不及一，五%，以上這些數字根本不可靠，預算是依照去年物價指數編製的，到明年六月卅日的物價又漲了多少倍，誰知道，何況軍事費是否專指軍事維持費抑包括特務費和內戰軍費，只有原編算者才明白，按以往的經驗，預算祇是決算時的三分之一，那末今年的赤字更不可想像，財政的危機有三個簡單的原理：（一）赤字財政的惡劣循環，財政不平衡，入不敷出，即無辦法，發公債不行，只有印鈔物價上漲，支出膨大，越不能平衡，必發生加速度的降落，（二）支出方面越來愈大，永遠不能平衡，預算按目前數月，支出一定增加，而收入的標準照舊，結果等于收入之無形減少，（三），膨脹本身的加速度，時間久，速度更快，照德國在第一次歐戰的情形看，我們的財政已在走下坡路了。

有什麼辦法可以挽救目前的危機呢？我以爲只有一個資本清算，當經濟崩潰時，支節不足以解決問題，毒瘡必須開刀，唯有用激烈的辦法才能有效。那就是「清算」與「鬥爭」的辦法。

第三位是陳振漢先生講中國的財富分配。

陳先生的國語雖然講得不太好，可是聽的同學聽得却非常有勁兒，很多人都說：「一戶過癮」！

陳先生說：五四的成就大約是新思潮，對傳統的懷疑的啓發，對現狀的反抗，這是值得讚頌的，不過當時只是一種政治的愛國運動，沒有觸及應改革的經濟制度，那時是只在既走的制度下的關係求結論，沒有注意到整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改革。

中國財富分配不平均，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到底不平均的程度如何？只能粗估，中國財富不均的程度，以收入者得來講，其不平均的程度超過英美各國，所謂「中國只有大貧與小貧」的說法是不對的，中國有的人其收入可以超過英美，當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凍結中國的存款約三萬萬元，事變後，美國之借款，及中國代付之款項之外滙數字相當大，均轉移到中國少數有勢力的人的手中了，有人說可能是七億，則連前共有十萬萬美金，這數字與全中國國民收入比較。就可知道這是一種非常畸形的現象，收入不均的意義，即是有的人化得太多，有的人却窮無立錐，財富及收入過分不均，妨礙經濟的發展，富人花不完，去儲蓄，對失業的救濟是一個大大的阻碍，

解決當前財富分配之不均，有兩種辦法，緩的是征收遺產稅，直接稅，但這無大效果，急的是從制度上想辦法，可以試試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

個必然的趨勢，中國是否採用？一般人考慮到，一則因中國已不安定，崩潰之日不遠，制度改變是否會更不安定呢？因此視安定重於改革，二則，社會主義制度固然好，如財富均分，許多罪惡因之消除，但經濟上得了保障，是否政治上的自由會喪失呢？在經濟上，社會主義是可愛的，政治自由的喪失是否值得？一碗飯換一張票是否值得？

目前的安定重於永久的改革的看法是錯誤的，他們將目前的不安定，與經濟制度視為兩件事，其實則是一回事，目前的經濟危機主要的由於內戰，解決之法是否要求改革，所以釜底抽薪的辦法即是改革，即使退一步說。內戰與改革無礙，在內戰之下求安定經濟是沒有辦法的，除非財產沒收或更激烈的辦法，而這些方法如大規模實現，即無異制度之改革，假使開始即行改革，不需要先待財富物資耗盡，到不得已時才改革，那又何必！

一般人以為社會主義實行之後，結果是趨向不民主之獨裁，這是錯誤的，視他國的政治而下如此結論，這是沒有一定邏輯上的關係的，另一個誤解是財產制度的取消，實行計劃經濟，政府權力擴大，容易影響到人民基本的消費自由，這主要的還是對民主政體的不了解。

民主政體一般人以為根據林肯的民有、民治、

民享觀念，或民主是政治上的機構，由人民選代表執行政策與政務，基於二個假定（一），一個國家內有共同利益之存在，人民遂有共同的意志來推行政務，這是十八世紀的觀念，實際上這理想是不容易存在，共同的理想，比方停止內戰，是否是宣傳，鼓動的結果？各人看法不同，即不容易有其共同的意思、意志不同則民治是不可能的，一般人對切身的事認識較清，遠的事即不易有清楚的觀念，實際參與政務即甚困難，故民治是在自由的選舉下獲得大多數人的擁護的政府，只要不是非法的選舉，外交、政務的事不妨交給他辦不致於會妨害人民的福利，他來計劃所得及生產資源的分配，不致會比現在的民治國家下不自由，故二者無邏輯上衝突。

就目前或遠處看，社會主義都是一個趨勢，中國應該想辦法向這條路上走去，（熱烈掌聲）

陳先生的話，像似一陣柔和的春風，吹來了滿院的春意，也有力地吹去了院中殘餘的敗葉殘渣。

下面是楊西孟教授講演通貨膨脹的現階段，但他剛一開始講就停電了播音器變為無音器，真好像電力公司故意給楊先生為難似的，這一來楊先生只得放開喉嚨吶喊了。

今年二月以後的物價高漲，及目前各物的暴漲，通貨膨脹的數字，可以說到了崩潰的後階段。

楊先生以五個變量1.物價指數的變動速度、2.通貨的增發速度、3.鈔票的流通速度、4.通貨流通的實值5.利率來說明今日之通貨膨脹情形，他以爲從一九四一年中國通貨即開始崩潰，一九四六年十月到今年二月的黃金漲，通貨膨脹已至後期。通貨的機能已全部失去，目前通貨膨脹已至末期再要下去通貨即要全部崩潰，德國當年的通貨崩潰是在和平之時，而中國現尚在作戰，故更嚴重，這病隨時可以醫治，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來一次大清算，則膨脹可停止。

蔣碩傑先生很吃力地講，要抑制通貨膨脹，光在經濟理論上討論是不夠的，假使政府仍以黨的利益爲最高，不停止內戰，經濟與財政的問題都沒法解決。

唱末台戲的周炳琳先生說，中國目前的經濟關鍵是政治方面，以前日本人批評中國不是一個近代國家，在抗戰期中，處處顯出政治經濟的神經組織，不够近代化，處處都只求「對付」過去，中國有卓見的人不少，但當局不知如何利用民間力量來抗戰，在政府一人獨裁之下，明知行政機構不够健全，但因政府基礎不穩固，始終不敢得罪于既得利益集團，許多事只是表面上做做，而實際並不做，過去的物價管制沒有一次是認真執行的，緊急經濟方案也是如此。

因爲政府脆弱，因此不敢採取應有的經濟措施，而且政府權力集中于一人，由一個人指示一切，現在的政府認爲中國是農業國家，和英美不同，只要收成好兵源不斷，就可以「對付」下去，一般商人也知道政府不敢管，官僚也和商人合而爲一，成爲官僚資本，工商界不和他們合作就站不住脚，因爲政府是這樣的一個政府，所以應做的事，它不想做，只是想法來拖。

政府相信通貨的害處對於一個農業的中國不嚴重，認爲地方大，所以比較起來籌碼也不多，而且物價高了，人民的收入也增加了，所以農民的痛苦不會大，這與經濟理論的理論絲毫不符，政府對外作戰時是如此看法，現在對內戰爭時還是一樣的看法。

所謂「政府」「國軍」都是想先打完內戰，以後再來談經濟問題，因爲政府是這種作風，所以對經濟及財政的措施亦如此，我看非到了另一個局面，軍事上失利，人民在不能生活的狀態下起來說：「隨便那一種局都比現在好」那時政府的作風恐怕才會變動！（鼓掌）

政治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的，所以如果內戰不停，人民一定繼續受苦，經濟也一定沒有辦法！

在一陣狂烈的掌聲中，大家帶着興奮的心情離開了理學院的院子，這時月亮已快要西沉。

回顧這二十八年

——五四史料試展和返校節——

那時誰也不會想，
在前途
有無限的艱難
那時誰也不會想，
艱難後
便會彼此分手。

×
如今走了二十多年，
却經過
無數的歧途和分手；
如今走了二十多年，
只看見
無數的死亡和殺戮。
×
那時追求的
在什麼地方？

馮至：那時

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來，有些人丟棄了民主與科學，換來功名利祿。也有的人獻身於人民，殉身於正義。有的由鬥士轉爲奴才，有的堅強不屈，到今天仍在奔走呼喊。二十八年來多少人沉淪墮落，多少人砥柱中流，人與人之間的黑暗光明，可以相去這麼遠！

圖書館裏可以看見許多人，蔡元培先生的照片和文字，可以看見那個熱心的教育家，爲北大爲中國建樹了優良的學風，培植了多少人材，却不能見到中國的民主而死去。殉身革命事業的李大釗先生的字蹟，終生搏鬥的魯迅先生的一封信，還有一生重感情的陳獨秀先生和胡適先生往來的信。

環牆掛着許多名人的照片。劉半農、李大釗、劉清揚、鄧穎超、周恩來、胡適等等，以前只是聽到的人物如今看到了，許多新青年的原稿也陳列出來，從這些東西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那時工作的情形，北邊一排全掛的當時展開運動的各種告社

會人士書，慷慨激奮。這會曾經喚醒了多少昏睡者的鐘聲啊！

我今天才覺到「北大有光榮的自由傳統」這句話是經過多少艱難困苦才產生的。——我們今天的許多口號，都是前人的血淚經驗語啊！

這裏有傅斯年的文章，也有毛子水的高見。據說民主的前提是「守法」，守誰的法則並未說明，從北洋軍閥到日本皇軍的大法，都在這個「法」字之內，叫做「真正的民主」。

有周恩來的照片，毛澤東的故事。也有張申府，還有多少故去了的人物。

每一本雜誌中充滿了熱情，然而有的熱情固然灌輸給人民，灌輸給下一代，有的却將熱情奉給主子，出賣了五四精神。

二十八年來，經過了軍閥混亂、北伐、國共分裂十年剿共、抗戰、和內戰，一個好長的試鍊時期啊！中國在試鍊中新生了，屬於中國人民的知識份子新生了。爲自己的怯懦和奴性壓倒了的人却投降了，卑怯地繳了械。

「配合」着這個史料展覽出現的，是「返校節」，所有的校友們要回來，給大家參觀一下。有的人是不能回來的，他們爲人民已經丟掉了

生命；有的人遠在他處，艱苦地掙扎着，也不能回來。

但他們其實是回來了。他們的精神一直留在北大，留在一代又一代青年的身上。每一次的五四，人們都在紀念，在懷念那崇高的精神。

今天回來的人們只有兩種，一種是「中庸之道」的好好先生，還有一種是敗類。看威風凜凜的汽車，我們該想起陸軍監獄的酷刑，想起西郊的集中營，想起二十八年來千百萬青年們的血。

胡適說：北大的精神是自由和容忍。另一個校友說：自由的意義不是罵人。

但是，我們說自由的意義不是罵人民，却應該罵敗類、打敗類。這就是五四的精神。我們如果不能發揚五四精神，痛擊這些敗類，中國還要再吃二十八年之苦！

「迎接五四
認識五四
跨過五四」

——北大五四標語之一

血 淚 的 控 訴

—— 記 戲 劇 晚 會 ——

一 五月的黃昏

五月的黃昏，像詩樣的美，一天剩餘的熱，漸漸地被柔和的晚風沖淡了，處處是新綠，處處是希望。

參加過那麼多嚴肅晚會的人們，是懷着一種輕鬆的心情來出席這個戲劇晚會。沿着僻靜的北河沿，人們踏進了這座一五四紀念地之一的北大三院，在蔥鬱樹木圍繞着的球場上，經過同學們幾天的忙碌，立起了這座簡單的劇台，紫色帷幕的兩旁，貼着「民主」「自由」四個大字。嘹亮的播音器，在放送着音樂。人們，坐在前面空地上的，後面凳子上的，愉快地說笑着，談着，整個的會場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大家是多麼高興啊！

校警們威嚴地守着自己的崗位，服務的同學們，鄭重的，緊張的檢驗着入場券，由於以往若干次的血的教訓，所以爲着豫防意外事件的發生，若干同學擔任着警備的工作維持會場秩序。

年老的教授們，帶着自己的眷屬，年輕的中學

同學們同着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都來了，帶着歡笑來了，這都是爲着紀念「五四」這個光榮的日子！

二 血淚的控訴

八點鐘，鑼聲終於在人們熱切的企盼中響了。四個精采的獨幕劇帶給會場一片荒野般的靜謐。第一幕是北大劇藝社的「開鑼前後」，暴露了一般專門與人民爲敵，壓迫人民自由的大小官僚的醜惡，和有良心的戲劇工作者所遭受的凌辱和迫害。第二幕是大一劇團的「饑餓線上」，牠指出了在饑餓線上的中國農民應該走的道路，那就是聯合起來，向一切剝削者反擊，用鬥爭來解放自己，正如劇中順寶頭所喊出的：「大家一齊向他們算賬」！「一個女人和一條狗」是一個反特務的短劇，給與那些殘害人民的特務走狗們無情的諷刺和笑罵，博得全場觀眾痛快的掌聲和笑聲，然而這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無缺的好戲，因爲劇本身犯了一個不小的錯誤。或許由於劇作者想要故意把牠渲染成一個笑劇的緣故，因此沒有能够完善的把握住反特務的主題，而不知不覺的流於庸俗的詼諧和色情的賣弄。把這樣一個莊嚴艱巨的鬥爭寄託在一個女間諜身上，好像革命工作靠女人的色情就可以完成似的。但不可否認

的，在反特務方面，這個戲多少總盡到了牠的一部份責任。

最後一幕也是最成功的一幕是「凱旋」。牠是「一二一」運動中的產物，在昆明北平天津等地上演過幾次了，每一次都贏得觀衆的眼淚和讚譽，沒有一個善良的中國人不爲這個傷心，沒有一個正直者不爲這自甘殘殺的內戰而悲憤。今天，當戲完了時，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幾千個觀衆都流着淚，帶着一顆感動了的心走出會場。

一個哭紅了了眼睛的女孩子感動的向姊姐姐說：「真慘啊！我不明白，這些人怎麼這樣忍心？」走在姊旁邊的姐姐嚴肅的回答道：「我們回去告訴爸媽，叫他們明兒晚上也來看。」

三 禁演和反抗

六號是戲劇晚會的第二天，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三院來的人更形踴躍了，許多人昇爲着着凱旋而來的。但是當天下午訓導長突然「勸告」籌備會停演「凱旋」和「一個女人和一條狗」。理由是：「凱旋」侮辱了國軍，「一個女人，和一條狗」對於特工人員有不敬之處，特務們說要來搗亂，如果繼續上演，引起不幸事件，他不負任何責任。經過半小時以上的無效爭辯之後，籌備會只得臨時決定停演

二劇而以諷刺男女不平等的「未婚夫妻」代替。

許多爲看凱旋而來的觀衆失望了，同學們爲了校內自由的被剝奪而憤慨萬分，七號一清早全校就貼滿了抗議的標語和壁報。一致要求：維護校內自由，繼續上演「凱旋」；西語系二年級更進一步指出：「如果陳雪屏不能維護校內的自由，就應該立刻自動辭職！」

在這樣廣大熱烈的支援下，籌備會終於宣佈繼續上演「凱旋」（至於「一個女人和一條狗」，則由於劇本的缺陷，已自動從節目單上取消）爲了防備萬一，三百多人的糾察隊嚴密的組織起來了，佈防於前後台，會場和大門口，嚴禁一切無票的人進入會場；後台工作人員在化裝完畢以後就帶着全部道具撤退到安全地帶，準備讓打手們來撲個空。

空氣雖然緊張，但同學們並沒有因恐嚇而畏縮，相反的演員們演得更認真，糾察隊堅守着自己的崗位，戒備着，準備隨時應付任何暴風雨的到來。深夜十一點鐘「凱旋」終於在緊張嚴肅的氣氛中順利結束了。人們除了帶着眼淚和一顆沉重的心以外，還增加了一份對扼殺自由者的憎惡。

這裏沒有富麗堂皇的佈景和服裝，有的只是一個臨時搭成的小劇台和一張借來的幕幔。然而這裏卻用血淚教育了上萬的觀衆，使他們知道了應該如何去愛如何去恨。

為五四而歌

——記五四朗誦歌唱會



外面是狗的狂叫，這裏才是人的聲音。
外面是痛苦的呻吟，這裏是心底的共鳴。

這裏是一座歷史的記醜碑
豬仔議員集會的場所
曹錕賄選大總統的國會場

今天

却團聚了千百個向民主的心
從一個個年青的臉上
看見了五月的陽光
也看見了歷史前面的道路

聽吧！

那是「歷史的路線」
一個有力的聲音在震蕩
『中國的人民

必高舉旗幟

重敲警鐘

直到

自由民主

在中國的土地上開花』

熱情的情緒

制止了熱情的手掌

馮至先生借着一個女孩子的嘴

在懷念着「那時……」

『那時覺得既然醒了

就不應

關着陰暗的門窗』

……

『如今的平原和天空

依然
等待着新的眺望」

熱烈的掌聲

迎上了聞師一多

堅強的靈魂

聽！他的兒子做了代言人

魔鬼戰慄了不

無聲手槍暗殺不了剛強的意志

『洗衣要洗得乾淨

鬚衣要熨得平』

是的

千萬人會遵從你的指示

他們要洗去人間一切污穢

熨平人間一切不平

民主的集會

懷念到民主的導師

主席手中塞進了一張紙條

『向聞一多先生致默哀！』

千百個人沉在痛苦的回憶裏

千百個心

追隨了那聖潔的靈魂

耳邊好像震蕩着威嚴的吼聲

『前脚跨出門

後脚就不準備跨回去！』

一首首詩

在每一顆心上

刻下了一條條鮮明的痕跡

不！那些不是詩

那是一把把鋒利的匕首

擲向一切罪惡和黑暗

歌詠開始

黃河大合唱

人民音樂家洗星海不朽的作品

那是力的撕喊

那是生活的掙扎

黃河在我們面前奔流

『是的，黃河

我們要學習你的榜樣

和你一樣的偉大堅強』

那是民族的仇恨

聽吧！

黃河邊上悲慘的呻吟

怒吼吧！黃河

掀起你的怒濤

發出你的狂叫

向着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

發出戰鬥的警號

今天

敵人已經打倒

黃河邊上兄弟正在撕殺

全中國遍佈着飢餓和死亡

怒吼吧！黃河

掀起你的怒濤

發出你的狂叫

向着全中國飢餓的人民

發出新的戰鬥警號

x
x
x

營火記

火，五四的象徵

愛好自由民主的人

都到這兒來拿取火種呀！

七點，夕陽還閃着金光，操場上紀念「五四」營火會的節目早已張貼出來了。在場子中央已架好丈多高的木材，四周刺着白綫，規定那是來賓席、那是演員席；三三兩兩，七八個的人群，從東校門、西校門、灰樓，……帶着熱情的嘴臉灑到操場，大家擠着，看着，還有人揮着筆在抄，紅紅綠綠的標語隔開了，又連繫起一份份的壁報，這是充滿年青人恨，愛和希望的文字，每一個來到這裏的人都會從這無盡的字句裏感到新生的脈搏在跳動，即使不識字的，也會從大家的神色中認識那些。年青人的嘴在動，心在跳……

廣場上往來的全是人，而且愈集愈多，人們開始圍着一層，兩層……七八層坐在地上、凳上、站着、站在凳上、還有爬上牆的、爬在籃球架上，大家的臉都在笑，朝着快落下的太陽笑；朝着快來到的夜，笑。兩個小學生，騎在圍牆上。太陽下去了，

在北方廣大的夜裏，就會有一堆火升起來，這是慶祝「五四」的火，也是「五四」的象徵，人們要把二十八年前在這裏燃燒的火，重點起來！

Pon Pai Pon Pai

五四，北大！

Pai Pai Pai!

另外一隊也應聲而起了：

「五四！五四！打倒專制！四五！四五！擁護民主！」

五四、四五；專制、民主，打倒專制！擁護民主！

……

……

「點火」！一支壯大的聲音，柱子一樣，從人群中豎起來！

「點火」！又有一支聲音，響亮地應和着。

聲音沖上天，星兒都驚醒了，眯着眼，聲音又落下來，蓋住整個的廣場，透過人們的心，拭去心

上的塵土，歡樂的酒神光臨了！

「北大，北大，人民的家
北大，北大，自由的花」

鼓掌，歡呼，熱烈的鼓掌，熱烈的歡呼。

「火花」在黑暗中出現了，「火花」在黑夜裏
歡笑了！

這藍色的、紫色的、金黃的野獸，從地殼裏迸
出，掠過這許多年青的身體，在廣場上奔騰，歡笑
，發出熱烈的笑聲，每一顆心都跳出來了，每一顆
心都被這金髮的野獸笑着了、燃燒、流動、溶合在
一起，這時，相識與不相識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可
以招呼你，你也可以和我談笑。你聽，掌聲與歡呼還
沒有終止，又有人在合唱了：

火在燒

人在叫

北大在咆哮，

北大在咆哮，

民生潮流萬丈高

民主的戰士逞英豪

拿起了鋼筆毛筆

貼出了標語壁報

保衛北大
保衛民主

歌聲接着鼓掌，鼓掌接着歡笑，這樣，一支又
一支的歌在會場上起落。營火會的節目開始了：第
一次拔河。

「地質系、地質系
快出來，比一比

看看誰的力氣大。」

誰家的啦啦隊大聲地挑釁？一次，一次，火光
下一面白旗在指揮，火光下有一堆人在跳動，全場
人也都在等待第一場「力的角鬥」。

好多人跑進場內，他們拿起繩索他們拉緊起繩
索，拉！拉呀！用力拉！拚命拉！

海！海！

場內的人使勁，場外的人也使勁。

「海！海！地質系有默險了！」

「加油呀！地質系！海！海！」

「法律系險了！」

（白旗在場內飛動着、響着，想把這緊張局勢
扭轉過來）——然而

唏！唏！法律系跨了！

「添火——火」

，飛向藍色的天空。

東東的火星像無數的蜜蜂從火的蜂巢裏飛出來，火，燃得更猛更亮了，四方的啦啦隊也拉得更響：

「劈拉扒拉碰！劈拉扒拉擦！劈拉拍拉、劈拉拍拉，爆炸！爆炸！獨裁專制，跨！跨！跨！跨！北大，北大，炸！炸！炸！炸！」

節目繼續演下去，我們心情也隨着演出而變，時而我們由提琴引導，幻想走進了南國，在椰子樹下，在月光與海水遊戲的地方，我們看見有人在舞——多溫柔的草裙舞。時而被原始的樂器——敲聲怔住了，火炬燎了眼睛，一聲曠野的怒吼我們見到高山族舞，原始，有力：原始藝術，文明的舞廳，畫廊，都失去了你，我們只好回到民間，回到野生的地方去尋找你。接着是「鬥牛」多有趣，緊張。那服裝，那紅黑兩面的旗子，那表情、那牛，多麼使人開心，歡樂如一江春水在夜間的空氣裏泛濫了，不論碰到什麼，一字、一句、一個動作、一個人，都引起笑聲，笑聲與笑聲追逐，分散，聚攏，不斷地在廣場上奔跑！

第二次拔河，又連着第三次，他們多興奮，他們多了些經驗，瞧最後那傢伙把繩子裹在身上，他

們用腳跟在掘地，土地在腳下發響：咚咚咚……咚咚……

「一二三，三二一，且看拔河誰第一

……

——拉拉隊在合唱——

雙方的力士跳躍着，短褲、裸肩，他們猛烈地拉起繩來，這是最熱鬧的一次了。一邊，身體變得像滿弦的弓。一邊，身體挺得像斜豎的一排石林。他們誰也不讓一步，誰也不能移動一點。呀！繩子有點搖曳，白旗不斷地舞動。

一方開始後移，會場都嚷起來：

「咳嗽、划哟！划哟！」

「大一大一，努力努力！」——大一陣線有點不穩了。

「呀！最後的一個人倒了。」

「呀！第二個、第三個都倒了。……他們睡下去了……」

……他們睡下了，用手撐支看，爬着，像急灘的緯夫，扎住腳跟，猛拉。

「努力努力，大一大一

嘿——划哟，划哟。」

聲音像浪潮呼嘯着，吞沒了一切。划、划……

繩子像那邊移動了！完了！人們由緊張中發出輕鬆的歡呼：

「一二三，三二一，大哥不如小弟弟。」

「一二三，三二一，大哥讓給小弟弟。」

……

最後，是四十多人「集體舞」

一首群眾的敘事詩在眼前展開了。從場的一角出現了一頭毛驢，板車上面坐着幾個鄉姑娘和老婆，後面隨着扭出一群姑娘、農婦、小孩和莊稼漢，另外幾個特別的人物是啣煙斗的老板、拿算盤的商人、穿長衫的士紳，歪戴帽的小市民、有傷兵、有學生，他們，以單純優美的舞步，道出北方樸素、美麗的故事，這是多末可愛的舞蹈！背後有人說：「好像是提醒我——『秧歌！』」啊！陝北的舞曲，你告訴我們你們那兒生活的史實！你又叙出你們那兒勤苦與歡樂！那不是「兄妹鬧荒」嗎？多迷人呀！

他們一同唱着：「雄鷄、雄鷄，高呀高聲叫……」他們用同樣拍節的步伐，然而表情不同，姿態不同，繞場一週，讓大家看清楚他們莊稼漢的白頭巾，婦女們的紅綠短衫，小孩的毛辮和鈴鐺，商

人的大肚子、老板的鬍子、老婆婆的拐腳……各色各樣人物配着鑼、鼓、二胡、梆子的伴奏，歡樂地扭着圍繞着環，男的女的在交錯着穿梭似的來往着他們走三步退一步，鋤頭鐮刀，手卷在揮動着，觀衆一致用「好！好！……」來響應，坐着的站起來，站着的不自主的扭動起腳來，梆子響了，花樣又變了，人們又喊「好！好！好！」鼓掌緊跟着歡呼，隨着越來越急的節奏，步伐也越扭越快……

秧歌，姊大胆的來了，這是第一次吧？呈顯在北方城市裏，呈獻在知識份子的面前。

這是人民的藝術，這是屬於我們而一向不敢承認的最好的藝術。

「扭得好，扭得好

人民藝術括括叫！」

人們都狂歡了。秧歌表演在最高潮中結束，火炬競走開始了。二十多個運動員，每人高執着火把，繞着操場賽跑，火球在滾動……

圍着火，六千多人齊聲怒吼：

「紀念五四要發揚民主精神！」

……

人們開始散了！人們從這裏取去了自由火種，場上，自由的營火繼續地燒，今晚，用「光明」與青春的活力紀念了五四。

從「五四」談到學生運動的方向

北京人

「五四」的任務並沒有完成

「五四」過去已經二十八年了。

這二十八年，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激變的二十八年，經過了北伐戰爭，十年內戰，八年抗戰，開倒車的英雄們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人民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壯大，到今天，已經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了。

也就是在這二十八年中，以「五四」爲開端，經過「一二·九」，「一二·一」，「一二·卅」，學生運動迅速的生長發展；在無數次的向反動勢力的進軍衝擊中，在無數次血的教訓中，學生運動一步一步的走上了更正確的道路，到今天，廣大的覺悟的學生群已經成爲反動勢力的死敵——民主運動中一支無比強大的力量。

（也就是在這二十八年中，無數的英勇戰士——我們的前行者，在血泊里，在放射出最後一彈後作了壯烈的犧牲，成千成萬的青年，在他們的血路上站了起來）

二十八年的艱苦鬥爭與血的經驗已足夠教訓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前行者的足跡已替我們指引了前進的方向，但，不可否認的，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已往的學生運動也經過了許多曲折，犯了許多錯誤，這些錯誤，我們不應該重復。

二十八年過去了，但學生運動的任務並沒有完成，擺在我們面前的仍是一段相當長期的艱苦路程。我

們必須拿出最大的勇氣與決心向前走；但單只有勇氣和決心是不够的，爲了避免重復過去的錯誤，爲了更順利的走向勝利的目標；必須記取已往的經驗與教訓。

學生運動的基本任務

「五四」時代的基本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五四」時代的旗幟是科學與民主，多麼響亮的！多麼鮮明的旗幟！這標明了整個時代的轉變，也標明了中國歷史向新階段的推移。

「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這就是當時的學生群與廣大人民向自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科學與民主，這就是當時的學生群與廣大人民爲自己確立的前進方向與道路。事實是顯明的，不倒倒內部的國賊與外來的強權，中國人民永遠不會有翻身的日子。也只有走科學的路，民主的路才能把中國人民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愚昧中，從「國賊」與「強權」的聯合奴役中挽救出來。

學生運動是整個民主運動中的一部份；學生運動的基本任務也就是整個民主運動的基本任務。這任務的名稱就是：反帝反封建。雖說在各個不同的階段表現着各個不同的形態：「五四」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一二·九」的「抗日救亡」，「一二·一」的「反對內戰」，「一二·卅」的「抗議美軍暴行」，但這一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務與基本方向是始終沒有變的。

兩個方向，兩條道路

二十八年來的鬥爭是殘酷的。一方面是學生運動的蓬勃發展，一方面是反動勢力的垂死掙扎。在這一基本矛盾中便產生兩個相反的方向，兩條相反的道路。

「五四」時代的軍閥買國賊政府僅管貪污、腐化，無耻，但他們還不够「聰明」，還沒有想到從學生陣營中進行欺騙、分化的工作。然而，到北伐戰爭勝利後的另一個政府就不同了，變得更加「聰明」了，其手段也就來得更毒辣，更多樣化了，這不只是表明在鎮壓手段上的，由「五四」時代的逮捕、進步到「一二·九」時代的大刀背與水龍「一二·一」時代的衝鋒槍與手榴彈，而且「聰明」到在學生陣營中進行收買、欺騙、分化的工作。

於是黨團控制了學校，一方面執行奴化教育，另一方面撤開了一面特務的網，監視民主自由思想份子的言論行動，想用這一套辦法來扼殺新生的力量，以達到他寶座永遠鞏固的目的。

於是，學生陣營中受到了分化，「一二九」時代的新舊學聯之爭，「一二一」運動時代的廣大愛國同學與「無黨無派者」之爭，這一幕幕的喜劇出現了，反動勢力在學生陣營中收買、欺騙、分化的結果，得到了部份的成功。

然而，也就正因為反動勢力鎮壓手段的更毒辣、更聰明、更進步，廣大的具有正義感的同學，在奮鬥的過程中積累無數次痛苦經驗的結果，提高了驚惕性，眼睛看得更分明，內部的團結也就更鞏固了。「一二九」「一二一」「一二卅」事業的勝利就是鐵的證明，如果沒有廣大同學的高度驚惕，是非分明與鞏固團結，這些勝利是不可能獲致的，

兩個方向，兩條道路。一個方向是為反動勢力服役，維護獨裁者的寶座，另一個方向是為廣大人民服務，爭取民主，自由的實現；一條道路是甘心被收買作走狗、出賣良心、在學生陣營中進行造謠、欺騙、恐嚇、分化的工作，另一條道路是堅持正義，追求真理、鞏固團結，一致向「國賊」「強權」作不屈不撓的鬥爭，或者是走這一條，或者是走那一條，在是非黑白之間，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新的形勢，新的要求

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苦鬥，熬過了無比艱苦曲折的路程，已經獲得了歷史上空前巨大的勝利。威脅了中國民族生存數十年之久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被打垮，國內的封建法西斯勢力已經被削弱，專制獨裁者在口頭上也不得不玩弄民主的字樣，也假裝着要結束「一黨專政」，最近搬演上台的「改組」儘管是騙術，然而，即便是這種「改組」，在八年，十年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在某種意義上也象徵了中國人民的勝利。

然而，今後的路程仍是艱苦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目前雖已被打垮，但它的位置却為另一個更強大，侵略手段更毒辣的美帝國主義者所代替；封建法西斯勢力雖已被削弱，但在美帝國主義者的扶植支持下仍是相當強大；中美商約代替了二十一條約，利用美金美械屠殺人民的國內戰爭代替了抗日戰爭，成千成萬

的人民空着肚子被綁架投向內戰前線，無數的鄉村，田園正被毀于內戰的炮火，絕大多數的人民都在內戰，經濟財政的鞭促下一天比一天褲帶束得更緊，走向死亡的邊緣。這就是展開在我們面前的一幅國內政治圖畫，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新的形勢。

在這樣緊迫的形勢下，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有着「五四」「一二九」「一二一」「一二二」優秀傳統的我們，顯然是不能抱埋首書堆，打、殺由他的態度的。整們國家民族的命運以及廣大人民在要求我們堅決的站起來，「五四」「一二九」「一二一」的精神在向我們召喚。

沒有美國的幫助，內戰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便不可能進行，更不可能延長到這麼久！如果政府是一個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民主政府，屠殺人民的戰爭也就不會打起來。美國幫助中國內戰顯然是爲了想殖民地化中國與奴役中國人民，而國內少數人之不惜置千萬人民于火坑將國家民族引向空前嚴重的危機則只是爲了一個目的：維持既得利益，維持早爲全國人民所唾棄的獨裁。

目前學生運動的方向

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爭取真正民主政府的實現，制止內戰；——這就是「五四」以來反帝反封建所賦予現階段學生運動的基本任務，也就是目前學生運動的方向，

爲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們首先必須加強本身的團結，全國各大中學的同學必須緊緊地靠在一起，結成一支鐵的隊伍。

爲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必須加倍的提高警惕，擊潰反動勢力威脅、利誘、造謠、分化的陰謀。

爲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必須加強民主科學的學習，磨煉出一雙明辨是非黑白的眼睛，磨煉出一雙富于技能的結實的手。

爲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必須與廣大的人民結合，因爲民主勝利的果實是不可能單靠我們自己摘得到手的，因爲我們的目的不是爲別的什麼，而是爲民主、獨立、富強新中國的實現——全國人民的自由與幸福。

「五四」沒有完成的任務，將要在我們的手里完成。讓我們不屈不撓的前進吧！

寫給師長們的一封信

風雨

敬愛的師長們：

這些年來，你們是怎樣生活過來的，我們是完全了解的。我們曾親眼看見，爲了明天的茶錢，你們不得不含着眼淚，把心愛的書籍送上舊書攤，把僅有的衣服送進拍賣行；我們也曾親眼看見，你們和你們的親屬臥病牀上，請不起醫生，買不起藥品，而只能把生命交給命運。終年，你們的茶碗裏看不到一絲浮油；隆冬，你們的房子裏找不到火爐；……你們就是這樣生活着，這樣在貧窮與苦難中生活着。

憑了你們的學識和能力，如果要鑽營，如果要求得一種比較舒適的生活，不是難事。但是你們沒有這樣做，你們不屑於這樣做。你們把精神的慰藉寄託在一種神聖的事業上，你們希望以心血散播的種子，在我們的身上開花。每天，當我們看着你們踏進教室，一字一語給我們解釋，給我們啓示和指示，我們內心的感動是難以言喻的。我們深願照着你們的指引，走進知識和真理的寶庫，因爲這是唯一報答你們的方法。

但是，先生，由於年齡和生活環境的關係，在我們中間竟劃了一段不太短的距離，阻礙了我們的親近和了解。這也許是使你們最痛心，最難受的，因爲似乎你們唯一的希望也落了空啊！

前些時，朱光潛先生說：「最使我感到悲哀的，莫過於目前的師生關係了！」（大意如此）真的，聽了這段話，我們忍不住流下了眼淚。這是「兩代之間」的悲劇。這種悲劇難道就不可能改變嗎？不，我們是親如骨肉的師生，我們敬愛你們，你們也愛護我們。我們的目標是一個——爲了真理，我們的道路是一條——學術和文化，今天存在於我們之間的冷漠與疏遠，與其說是時代的悲劇，無寧說是由於誤會，是由於接觸不夠，了解不夠。

今天是五四，在這最富有歷史意義的節日，我們願把我們的看法，我們的心情，我們的感想赤裸裸的呈獻在你們的面前，我們熱望着從這開始，消除一切誤會和隔膜，把冷淡變成親熱，把悲哀化成歡樂！

我們想，這種悲哀的關係，固然是由於我們之

間有着距離，有着隔閡，然而，這些距離與隔閡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五四」是青年覺醒的日子，從那時候起，覺醒的青年的肩頭上就開始擔着沉重的擔子，也許是「五四」時代的青年在走向民主與科學的道路上的途中，有太多的人把自己的擔子丟下了，所以到了今天，我們青年肩頭的負擔是益發沉重了。

我們知道，在歐美，這些沈重的擔子多半是擱在中年人的肩上，青年，尤其是大學生，絕大多數是無憂無慮的愉快生活着。我們也是大學生，而且是受着英美式教育的大學生，對於那種，無憂無慮的愉快生活，我們不羨慕不嚮往嗎？但是，我們不敢想這些，我們也不願想這些。因為，我們是中國的青年——也許有人以為不幸，但我們却為此驕傲——在我們的身上承繼着「五四」精神的血液，我們要完成「五四」未完成的任務——科學與民主。這任務一天不完成，我們就一天不能無憂無慮愉快的生活。我們都有着這麼一個信念：人類要進步，也一定會進步；而對這個信念的完成，我們有責任。

由於這一個信念，使我們日夜不敢鬆懈，我們時時都在戰鬥之中——與舊社會的吃人者戰鬥，與自己二十年左右養成的思想意識，生活態度戰鬥，前者的對象是敵人，好辦，後者的對象是自己，一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一種如何艱苦的戰鬥啊！因此，今天學生的苦難，尤其是思想感情上的苦難，恐怕不是先生們所能想像的。在這裏，說一個事實做例子。

一個月色很好的夜晚，很疲倦的工作後，三個同學跑上白塔，看着遠近的燈火，閃光的北海，在暮春的晚風吹拂下，似乎都有了些「雅興」，討論着如果要寫這眼前的景物該如何着筆，結果大家同意，如果僅僅寫景，就失去了現實的意義。剛出北海門，一個同學忽然說：「很多同學都在忙，我們這麼閑散的清靜的過了一晚，這不是一種生命的浪費，時間的浪費？」年青人誰不愛玩，但是我們不能啊！

先生，你們能了解這種心情嗎？

能够進大學的青年，一般說來家庭都不會太壞的，即使很壞，進了大學，則以後的生活至少也有了一種保障。大學生，如果願意同流合污的話，往上爬的可能性是不小的，然而，我們為什麼不趁此機會好好充實自己以作將來進身的資本呢！也許有人說，讀書並不是為的往上爬呀！是的，我們知道，做學問，我們不是不願意。但是，在這苦難的時代，只要不閉着眼睛，塞住耳朵，一定時時會看到血肉模糊的景象，聽見呻吟哀號的聲音。先生，此時此地，我們怎能安安靜靜的做學問？我們知道，

沒有真理的知識是卑劣的，沒有民主的科學是危險的，爲了這，我們痛心的拋棄了做純學術研究的念頭。

說痛心，你們也許很詫異，還是來看事實吧！有一個同學，他獨立支持着一個壁報，寫、抄、編、排、經費全是一個人，因此一學期中很少上課，生物要期考了，（他是文學院的）頭一天晚上借了一個同學的筆記，開了一晚夜車，（並不是說這是好辦法）結果也有七十分，他英文能看古典名著，德文、日文、俄文的普通書籍都可以看，他才二十二三歲呀！先生，這還不過一個二十二三歲的孩子，這種成績顯示了何等的毅力與天資，難道他不想做學者做專家嗎？然而內心苦鬥的結果，終於拋棄了這條路。先生，這爲着什麼？

今天的年青人，經歷八年的抗戰，見到了更深的現實，因此，也更頑強地執着自己的信念，自己如此，當然也希望別人如此，尤其對於敬愛的先生們，所以，對於先生們也就寄託了更大的希望。因爲你們是我們敬愛的師長啊！當我們感到孤單困難的時候，第一個總是向你們伸出求助的手！

「一二一」的時候，當同學們聽到傅斯年先生一下飛機時對關麟徵將軍說的話，同學們興奮得多麼天真，在先生們保證之後，堅持了一個月的罷課就安靜的結束了。勝利後臨大同同學聽到陳雪屏先生

允諾爲同學解決困難，多少人從心底湧起了感激的謝忱。但是結果呢？這類事實，這一流人物（恕我用這句話），在我們心頭壓上了多麼濃暗的陰影，造成這些陰影的過失，難道也要同學們來負責嗎？然而我想，這正是造成我們之間誤解與距離的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知道，那些人是少數，你們都是著名的學者，要做到這一步，專心與精力的集中是必要的條件之一，但是，你們現在孜孜不倦所研究的學術工作，多數說來，與現實生活又相距得多麼遙遠呀！這限制了你們對現實有很透澈的認識與了解，因而，對於和你們最接近的學生也就無從有很深刻的瞭解了。

學生都是年輕人，年輕人往往不懂世故，沒有涵養，感覺是黑的決不肯說是白的，也不肯折衷說是灰的，當我們意見相左時，往往就忍不住動火，冷嘲熱諷，甚至責罵！許多現象，也許是有違做學生的道理，還我們是應該承當許多過失的。可是，先生，直爽坦白難道不比「口蜜腹劍」「笑裏藏刀」可愛嗎？

爲了對信念的熱愛與執着，多少人被戴上了「紅帽子」，這些「紅帽子」又常能迷惑了一些人的眼睛，先生對我們的誤解恐怕也有這個因素在內吧！

對於這些，只要用很淺近的事實就可解釋清楚

的。說是受了宣傳的蠱惑吧！那麼讓我們看一看周圍的宣傳工具，究竟是操在什麼人的手裏，又是些什麼傢伙在作着這些宣傳工具的呢。

說是受了利用吧！那麼讓我們打一個譬喻：一群落荒的人，經返長途的勞累而且飢餓不堪的時候，其中有一個素來為大家所誤解仇視的人，突然發現了投宿和可以吃飯的去處，於是，大家都往那裏奔去，先生，這能說是大家都受了那個人的利用了嗎？

由於我們理解，真理與知識，民主與科學的不可分離，所以有時候往往不能把全付精神用在教室裏的功課上，這也常易引起誤解。上學期末罷考時就有些人認為學生怕考試。最近俞平伯先生對人說：過去他總以為「愛活動」的學生都是最不成器的，可是，現在他不這麼看了，他說他最近從行動和成績考察的結果，發現這些人，不但能辦事而且書也讀得好，壁報上的文章也寫得不壞（大意如此），「愛活動」的同學未必能承受這一份榮譽，而我們却不能不驚喜於這個發現，這表示了俞先生與同學之間的心的貼近，說明了同學的活動，並非全是胡鬧。

先生，我們始終是敬愛你們的。當張東蓀先生出席國大的問題還未決定的時候，是怎樣引起燕京同學的焦慮；當清華同學知道清華沒有一位先生參

加國大的消息時，清華同學是怎樣以此為驕傲，當清華同學在我們北大同學面前流露那一份驕傲時，又引起我們怎樣的羞愧。先生，這是為了什麼？正如一位同學說的，這由於一個字，一個輝耀萬古的字——「愛」呀！

因為我們同學，不，全國的人民，在求真理與爭民主的事業上是少不了先生們的力量，所以，最後我禁不住要提起一位為我們所最敬愛而為少數人所不願提起的人——聞一多先生。有些人說聞一多先生的火氣太大，語氣裏似乎認為聞一多先生並沒有錯，只是做得太過火了。然而，我想，如果中國有一百個二百個聞一多先生那樣的先生，那麼，那些最卑鄙最無恥的反動傢伙在下毒手的時候不是要有更多的顧慮了呢？如果真有的話，那聞先生一定不會死的，一定不會的，而且一二百個先生的力量一定要比我們一二千同學的力量還要大，這個力量一定會使得最卑鄙最無恥的反動傢伙顫慄的。先生，夜深了，在這五四的夜晚，我吐露了積壓了很久的感情，也許在激情之下，是難免沒有錯誤的。可是，學生在先生的面前是永遠不怕錯誤的。

敬愛的先生們！為了同學，為了人民；為了真理與民主，為了將來的自由與幸福，我們是如何渴望着你們領着我們啊！讓我們再重申一下我們的願望，敬愛的先生們，領着我們，跨過五四！

去年的五四聖地

女同學

慘勝後的第一個五四節日，五四的發源地也連續舉行了幾個紀念會。

五月二日，文學院自治會主辦了一個演講會。邀請了各方面的人士，但屆時只來了周揚，錢俊瑞等幾位。周過去是延安大學的校長，當時是華北聯大的校長，是一個教育家。後曾應邀赴美講學，因為政府不肯發給出國護照，未能成行。錢是當時北平解放報的主筆，抗戰前曾在上海主持世界知識等。此外還有馬彥祥、陳北鷗等。演講的地點是現在作爲北大大一宿舍的游藝室，聽講的情形可說是空前的，外面都擠滿了人。

五月三日，臨大壁聯也在游藝室裏主辦了一次文藝座談會。參加的人，多是各壁報社團裏的社員，但列席旁聽的人却多極了。校外只請到了周揚一個人，在這難得的機會裏，同學們發出很多的問題請周給解答。周對解放區的文化工作作了一個概畧的報告，對於農村怎樣進行教育的工作，告訴了同學們很多新鮮的事情。農村中的老鄉報，黑板报，都是以前從未聽過的名詞，這種報紙很多。它的內容偏重於農民的切身生活問題，偶爾對時局也作個

簡單的介紹。

除了這兩個會外，便是五四的紀念會。

五四這天的會，名義上八個分班合辦，但實際上是第三分班（法學院）所主持。一些有特殊身份的人，經費當然不成問題。居然肯化錢對五四大肆慶祝，紅樓裏的壁報竟超過了六十多份，出色的如情報網者流，也乘機大放厥詞。其他「正統」的壁報看了以後叫你莫明其妙，不知五四是怎樣的一個日子了。更奇怪的是牆上貼滿了小張的印刷，其中多對文學院自治會裏的人加以造謠誣蔑。人家明明在教室裏上課，他們却造謠說人家去某地開會，策劃在五四暴動。從早到晚，五四這天很平安的過去，連暴動的影子也沒摸到半個。早上的演講會只有幾個官方背誦八股，「等因奉此」，散會大吉。游藝節目中上演了殉情，經敵人統治了八年一些同學不知道五四是怎樣的一回事。這一下還以為牽涉到愛情問題了呢，此外還有幾段崑曲。

晚上有電影，但當大家走到電影場去時，都聽說裏面打起來了。有人說是主辦人起了內鬨，還有更離奇的傳說，但這些離奇的傳說也就隨着這離奇的日子逝去而消逝了。

李大釗

黃河

一 共產主義的啓蒙者

五四時代的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是當時領袖群中最偉大的思想家，他替「五四」以至今日的民主運動樹立了初期的理論基礎，所以紀念「五四」我們應該提起這個偉大的號手。

他和陳獨秀、胡適、魯迅是「新青年」的四大金鋼，他的思想大約可以分成兩方面：屬於破壞性的，他反對宗法禮教，反對國故，反對大家族制度反對舊道德；屬於建設性的，他主張婦女與青年的解放，鼓吹民主思想，並且進一步介紹了在當時聞所未聞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說。這些都完整的表現在他的幾篇不朽作品裏面：「青春」裏，他肯定了歷史發展的無窮盡，在「今」裏，他肯定現在當作一個歷史過程來看，今日是昨日的今日，而今日又生出明日，但現在是我們的出發點，而歷史的進程中，今日和昨日是有關係的，可是我們不能把今日拉向昨日去，而是把今日推向明日，因此中國的

前途是前進而不是後退，這是李大釗用了馬克思的發展觀，矛盾觀來謳歌中國的新生。在他一九一八年寫的「新的舊的」一文中，於分析了中國生活中的矛盾現象之後，指出：「新的氣力太薄，不能努力創造新生活，以征服舊的。」因此他期望新青年打起精神，於政治，社會，文學，思想種種方面開闢一條新道路，創造一種新生活。」

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長文中，他敘述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經濟學與社會主義三部份。這篇文章，像里程碑一樣，代表着當時中國社會中的最前進思想和階級力量的萌芽。

二 「全世界庶民的勝利」

最驚人的，是他第一次肯定了「人民」的偉大，這不僅在當時是一個大發現，在今天仍然不失為一個嶄新的觀點。當歐戰結束，全世界都在歌頌着人道主義勝利了的時候，只有李大釗不附和這種膚淺的看法，一個人大聲疾呼：「全世界庶民的勝利！」這句話和華萊士的「平民世紀」有着同樣的意義和價值。所以「人民觀點」的確立，應該是李大釗對思想界的一大貢獻。

如果說胡適在五四的貢獻是白話文學，那麼李大釗應該是新思想的啓蒙者。「五四」之所以能够替以後的大革命造就大批青年幹部，李大釗的功績

是不容否認的。

三 走上絞架

「五四」以後，他和陳獨秀，恽代英等組織了中國共產黨，正式領導無產階級大眾走向革命鬥爭。因此他就成爲舊勢力深痛惡絕的「罪魁」。十六年他被封建軍閥張作霖拘捕下獄。正當張作霖還在考慮是否該把他處決的時候，專門以阿諛軍閥爲職業的無耻政客曾琦（現今之青年黨黨魁）向張作霖獻計，力主「處以極刑」，於是十六年四月他便和另外十二個政治犯一齊被押上絞刑台。臨刑前他要求向群眾發表最後的演說，但是他被押解的士兵一拳擊倒在地上，偷子手並不讓他乾脆的死去，故意殘酷的磨折他，連絞兩次以後再用冷水澆醒，強迫他在台上繞行一週。第三次才結束了他的生命。

傅斯年

吶喊

傅斯年和所有的反動者一樣，都相信人類不會進步的。

北大的人當有不少受過傅先生好處的，然而個人恩怨是一件事，真理又是一件事，我們不該加以混淆。

傅斯年在五四時候曾經寫過許多「有熱情、有勇氣」的文章，其實即使到現在，他還是「熱情」得很的，只要看看他對宋子文的攻擊就可以知道。他甚至說：假如宋子文再不下來，他就要「革命」了云云。

他一直也沒有革命，因爲他沒有認識，他不能革命。革命並不是慷慨激昂，大吼一聲就搞得起來的。革命也不是可以那樣廉價領導的，即使是那個大投機份子，擁有過五百萬（外國人說只有一百八十萬）軍隊的，如今也已搖搖欲墮了，傅先生還以爲歷史可以重演嗎？

傅斯年是以爲歷史可以重演的，他一腦袋瓜子的思想，全不是二十世紀的思想，全沒有人民世紀的認識。他今天的生活態度和一個專制王朝上的官員毫無分別。他離「自由主義者」是相差了一個制度，不可以道里計的。

以傅斯年爲鑒，今天的青年人，該怎樣自勉，不要做傳統奴才思想的俘虜！

附註：傅斯年慣放大炮是有名的。「一二·一」昆明慘案時他曾以割頭保證懲兇，到頭來是兇手和他的頭均安然無恙。他實實在在是屬於蔣幹那一類的人物。當然他比蔣幹有才能，肯出力効忠，所以能邀得青睞。

以後傅先生在聯大一次教授會上，痛罵學生運

動，有人就問他，那麼爲什麼傅先生在五四時那樣起勁？

「別提了現在回憶起來，那完全是幼稚」

可以和傅比美的恐怕要算毛子水了，這也是一位伺候上司太太，裝烟倒茶的丑角，偶而同馮×先生談起毛，他慨然的說：「恐怕五四時人物，以毛爲最糟糕了」

爲了文匯報罵了他，他就不訂文匯報，可見他的氣量之小。

朱家驊

大眾

朱先生和傅斯年一樣，搖身一變，由爭自由，民主的五四健將成爲最反動的傢伙，現在他是國民黨內有力的台柱之一，幾幾乎與陳氏弟兄平分秋色，在黨的組織上處處是陳系（CC）與朱系矛盾，因爲這種爭風吃醋，曾開出了許多無稽的笑話，這恐怕也是徒增國民黨的困難之一。

朱先生很崇拜專制時代的帝王，或者是法西斯蒂的大獨裁者，朱先生留學德國數年，和姚從吾先生一樣，是日爾曼民族的推崇者，他了解德國最深刻，他用科學的方法去分析，「欲使世界進步必走希特勒的路綫」，朱先生認爲多數人的意見是盲目的，因此他熱狂着獨裁主義，也因此他獻身了獨裁專制下的現政府。

記得在抗戰期間，朱先生會糾集顧頡剛以及許多所謂學者之流，向我們領導抗戰的英明領袖獻九鼎致敬，獻詞由顧頡剛執筆，浩浩蕩蕩，大有強逼袁世凱登坐模樣，誰知主子不吃，九鼎一抬到蔣先生官邸，委員長勃然大怒，氣憤憤的說：「這成什麼話，你們簡直把我當作了皇帝看待？」然因爲這種榮譽祇有皇帝才能接受的，委員長自己是否承認皇帝，那是另外一件事，但起碼在朱先生的眼光中，蔣先生已經是皇帝了，最低也是德國的希特勒了。

段錫朋

大眾

段先生在五四時，是北大最初選出的兩個學生之一（另一個爲許德珩先生），打了趙家樓後，段先生又與許先生，同時被捕！放出來後，又繼續堅持反帝反封建爭民主的工作不已。

後來段先生經友人介紹，加入國民黨，自入黨後，以段先生之才幹，頗得陳氏兄弟之賞識，於是盡力提拔，不久而躍爲CC十三太保之一。現在段先生在政校當教育長，造出了許多反民主反人民的幹部，在全國各地執行着反動的政策，對於學生思想是極力壓制，甚至不惜用最卑劣的手段以打擊民主自由份子。段先生請你看看現在的你自已，再回想回想五四時代的你，自已將作如何的感想。

紀念「五四」雜談科學

嘗

試

「五四」把科學與民主同時提出，不是偶然的。實因科學非民主不可，民主非科學不可。科學與民主是一個人的兩條腿。離開了民主的科學就會變成屠殺人民的工具。

(一) 從出路談起

一個清華土木系四年級的同學說：「目前學土木的銷路最好，我們離畢業還有幾個月，訂貨的早已來了。」

「為甚麼？」我問。

「簡單得很，鐵道公路天天被破壞，天天要修，不修，也要養一批人等修的機會，還有，黃河塔口要學土木水利的。重修汜區水利也要我們，八路修黃河堤毀路一樣要我們，兩方面都少不了工程師哩！」

學科學的能够中立嗎？

原子彈一發明，邱吉爾怕科學家把原子彈的秘密告訴蘇聯，主張把研究原子彈的科學家監視起來。老美運用原子外交。科學家們大聲疾呼，科學屬於全人類。(有愛因斯坦簽名的一個宣言)。

如果追溯到科學家的起源，中世紀的科學家也就是科學的創始者，都曾如今天的「思想不純正」的人一樣遭受政治的迫害。

.....
(二) 國情似有點特殊

有人說：科學是一個兩面刃的刀子，誰掌握着它，它就為誰服務，像科學為希特拉服務也為蘇聯服務一樣。但在中國，似乎情形有點特殊。

中興人物，高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們也會想僱用科學，結果如何呢？歷史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五四以後，中國也有過「國防科學運動」，但今天內戰的英雄所依靠的還是美式裝備。

以槍劫為目的的人，是沒有餘暇照顧科學的。外國的槍砲……，反正比中國的好，何必自己來發展科學呢？

所以抗戰時期，中國所應有的一點科學基礎削弱了。科學家們紛紛往國外，無怪乎人們有「楚材晉用」之嘆了。

(三) 科學家是一個人

如果把科學家當作社會一份子看，科學更離不了民主。本校理學院某系主任對同學好問政治深痛惡絕，但他自己也是「要求調整待遇」的首倡者之一。

科學家如果不把自己當作一個被人簸弄的工具看，自己也要做個人，那末，他也不能漠視自己的人格。

許多人，一學了科學，一學了純理論，總認為自己已經超脫在一切之外，其實，他只是被人簸弄而不自覺者。

(四)「科學只有服務于人民」

「科學應當屬於人民，因為科學是全人類的成果。」我們還想肯定「科學只有屬於人民」才有前途。常人愛說：「科學中國化」的大道理。要明瞭這道理，看看五四以來科學的發展吧！

老實說，五四以後中國科學只有一點微弱的發展，在各個科學部門中成就較大的誰都不能否認是地質，其次是生物。何以這兩部門較有成績，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地質需要調查，中國的動植物需要調查吧！「需要為發明之母」其實「需要是一切科學研究之母。」近年來，藥物化學的研究似乎在進行，不也是適應特殊的需要嗎？中國科學要發展起來，只有適應中國的特殊需要。

(五)武斷的幾句話

軍國主義需要科學家造槍砲，人民需要科學家為人類謀幸福。

中國的軍閥想要槍砲，但嫌自己造的不好，寧肯去外國買，他們不要科學家。

中國的人民需要許許多多科學家為他們服務，也只有適應中國人民的需要，科學才能根植於中國。

檢討「五四」週

風雨

熱烈的「五四紀念週」可以說是圓滿結束，我們願意在這裏提供一些意見，作為今後努力的參考。

一，沒有個人的英雄，只有群衆的英雄，這是「五四紀念週」所表現的最大也最好的特色。我們沒有看見那一個個人領導工作，也沒有見那一個個人出了風頭。工作是大家做，光榮屬於全體北大人。（只除了少數所謂「愛國」諸君子）

二，營火會中的節目似乎可以弄得更富教育性和現實性。

三，籌備會因陳雪屏的「恐嚇」而停演兩劇，這並不是畏懼，而是慎重，不可厚非。而劇藝社立即趕排「未婚夫妻」，熱情更令人欽佩。到第二天接受同學意見，重演「凱旋」，這表示籌備會的民主作風，更表示了同學的力量不可侮！只要團結，任何恐嚇和暴力都壓不倒。

四，陳雪屏不打自招：與「特務」有關係！他說：「今晚上演，如發生事情，不能負責」，其實，明明白白，要發生什麼「事情」，他都要負責。

五，無疑的，我們要發揚五四精神，繼續為民主與科學努力；但同時也讓我們發揚「五四紀念週」的精神：努力，熱情，團結，勇敢！

關於「凱旋」

三十四年「一二·一」後，王君寫了「凱旋」。他說：「它最多只有一年的壽命」。意思就是說：一年後的中國，將是民主和平安定建設的，中國人民可以歡愉地生活，沒有必要再溫這一幕沉痛的故事。但是，他的希望破碎了！直到今天，在關外、在中原、在江南……我們的兄弟依然骨肉相殘，依然彼此砍殺，事實還遠比這劇作更殘酷。

而反動派——一手掀起內戰的反動份子，不僅在剝削我們的歡樂，還要壓抑我們的悲哀，還要禁止我們憤怒。當我們紀念五四，他們却硬要我們停演「凱旋」。爲什麼？因爲「凱旋」暴露他們的罪惡，因爲「凱旋」喚起人民的覺醒！他們怕廣大的觀衆帶着這悲慘和殘酷的記憶，「回家去想一想」。但是，民主自由是不可侮的，戲劇晚會的第三天，我們繼續演出了「凱旋」。

在這裏，我們把劇本印出來。讓廣大的讀者也流着眼淚把它讀完吧！讓廣大的讀者抹乾眼淚之後，多想一想，多想一想——我們還應該幹什麼？

編後

編完後我們感到一種特別的愉快，這本書對於北大同學，將是一個美好的回憶。北大以外的人們，也可因這本書而知道北大學生是如何在沉悶的古城，重新高舉起新的「五四」火把，尤其特別高興的是「凱旋」這反內戰劇本，命運多舛，在北大演出遭阻撓，在南開演出時竟中途被破壞。現在讓這血淚控訴的劇本，呈獻在廣大的讀者之前。

感謝朋友們的幫助，捐錢給我們，借錢給我們，使我們能籌足幾百萬元的經費，我們更感謝各壁報團體供給我們材料，供給我們稿件，使這本書的內容不大貧乏，謹在此致最大的謝意。

這次北大五四紀念周，內容太豐富了。但我們篇幅有限，因此，多數教授的講辭不能另外專欄刊出，更應抱歉的是壁報文摘臨時減少了篇幅，因爲我們的篇幅雖由三十二面改爲四十八，再擴充爲六十四，仍無法排入，我們受財力限制不能再增加篇幅，同時也顧到一般讀者的購買力。我們謹向壁報聯合會及諸壁報表示最大的歉意。

最後，我們再表示謝意，對於直接間接幫助這本書出版的朋友和關心這本書的人們。

凱旋

(獨幕廣場劇)

王時穎

(編者按：此劇原刊登于聯大新河文藝社發行之「匕首」)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植詩——

時間：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中旬日本投降之後

地點：河南中部某縣一個村鎮上。

人物：小鳳——張爺爺之孫女，十六歲。

張爺爺——保長，六十歲。

魏參謀——前偽縣長，日本投降以後，歸順

中央，改編為先遣軍參謀，三十四歲。

張德福——國軍某團特務班班長，三十五歲

團長——國軍某團團長，三十餘歲。

張小福——當地人民自衛團少年隊隊長，十

七歲。

岡田大佐——日本軍官，投降後改編為反共

志願軍。

景物：北方的秋天。一個蕭索淒涼的晌午。村中張

保長家門前廣場上。廣場上雜亂的堆着大車

，轆轤，石凳，竹籬之類的農家用具。

幕啓：四週槍聲漸息，戰鬥已趨結束，場內靜悄悄的

寥無人跡，偶爾遠遠的傳來一兩響清脆的

槍聲，倍加淒涼。舞台一角有淒愴沉重的調

子朗誦：

「我的朋友，你說這是什麼世界啊！在

這個世界裏，人壓迫人！人剝削人！人

類自相殘殺！當世界第二次大屠殺的血

跡還沒有乾的時候，朋友！我們中國內

戰的槍聲接着又響了。中國人民，在八

年苦難的歲月裏，不知道付出了多少鮮

血和生命！如今，在抗戰勝利的時候，

又遭受到空前的內戰痛苦。朋友！今天我含着眼淚告訴大家一個因為內戰使骨肉殘殺的故事。

這故事發生在多難的華北原野上，那裏有祖孫二人相依爲命的活着。你瞧！他們正向我們悄悄的走來！」

太空中有幾響稀疏清脆的槍聲，劃破大地的寂寞。場外張爺爺老邁龍鍾的挑了一擔水在前面走，他的孫女小鳳鎖着眉頭，挾了一捆柴隨在爺爺旁邊。祖孫二人偎依着悄悄走到廣場上來。

小鳳：爺爺你聽槍聲不響了，日本鬼子走啦！我們趕快把飯煮好了給他們送去吧！

張爺爺：（放下水擔子）好，小鳳，你先進去把鍋子洗一洗淘着米，我喘口氣就來點火！

鳳：好，爺爺，你別再受累！你歇會兒，我一個人來做好了！

爺爺：（悽愴地）唉！這是什麼年月啊！打勝了仗怎麼我們老百姓的苦日子還過不完呢？

鳳：（天真地）誰說我們打勝了？要是我們打勝了，怎麼日本鬼子今天還來打我們呢？

爺：說的是啊！人家都說日本人已經投降了，繳了械，那爲什麼今天早上又偷偷地來打我們自衛團呢？

鳳：今天我們可一點防備都沒有哇！路也沒挖，埋伏也沒下，他們一下子就闖到村子裏頭來了，爺爺，婦女隊，我們都沒有來得及集合往山裏跑啊！

爺：還算好，應付得還算快，槍聲一響，小福子就把少年隊帶到村東頭那條溝裏去了。

（少停）

鳳：哥哥怎麼還不回來？

爺：我想快了，槍不響啦！鬼子這一次一定又給咱打退啦。可是我們老百姓又遭了一次殃，糟踏了房子財產還不用說，人也不知道又死傷了多少！

鳳：爺爺，這次鬼子比往常都厲害，他們人比以前多，又放了火，把村子邊上我們那些麥楷垛都給燒啦！這我們秋收後可燒什麼呢？

爺：燒什麼？哼！鄉公所也叫砲轟啦！倉裏的公糧都叫鬼子搶光啦，看我們秋收後吃什麼啣！

鳳：好幾年的黃水，天旱，蝗虫，我們一天也沒過過好日子，今年剛有了一個好秋，這一下子又完啦！

爺：別想那些了，祇要盼望着我們人沒有什麼死傷

鳳：爺爺，我們那一天才有好日子過呀？

爺：（期望地）等着吧，等着罷，等到有一天我們

的中央軍回來……

鳳：爺爺，聽說日本鬼子已經投了降啦，怎麼我們的中央軍還不回來呢？

爺：（悲涼地）他們！他們大概把我們早忘了！

鳳：爺爺，不會的，爹不也在中央軍裏嗎？他不會忘記我們的，他一定會回來的！

爺：（難受）你爹離家八年，誰知道現在是死是活呢？

（少停）

鳳：爺爺，哥哥今天該不會有什麼差錯罷？

爺：（恐懼地）不會的，我想不會的，你哥哥這孩子機靈得很，再說我們張家從來也沒做過什麼

傷天害理，昧良心的事，四五次都闖過來，這次不會的！我想不會的！

鳳：爺爺那我們趕快給他們去做飯罷！看呆兒他們又挨餓了。

爺：好，我去點火，唉！這那裏是勝利了啊！

（爺爺下，小鳳抱柴同下）

（啞場片刻）

魏參謀：（魏參謀。張德福一邊談一邊上，魏前後後。張參謀：張班長，你看這地方做團部怎麼樣？這村子到處都是亂七八糟，骯裏骯髒，就這地方比較清靜。

張德福：是的，鄉下嘛，還不到處都是一樣！

魏：那就請你們團長暫時在這裏委屈兩天，過幾天，進城住到我們原先皇協軍司令部去，就舒服的多啦！

張：打仗的事，那能講究舒服，今天從早上打到現在連口水還沒喝呢！

魏：那容易，回頭叫老百姓燒就是了，說真的，今天這一次圍剿可真仗了你們的力量！別看他們人少可真厲害，前些時候皇軍，不，這些鬼子……

張：總司令說，日本已經投降了，以後不准叫鬼子，叫志願軍。

魏：啊，對了，志願軍，志願軍跟咱們皇協軍……

張：不，你們叫先遣軍。

魏：好，好，先遣軍，反正是咱們兩家聯合掃蕩了三四次，不成，實在是頑強得很，你一來，好，婦女小孩都跑到山窟窿裏去藏起來哪，吃的

埋起來哪，路挖壞哪，就連他媽的十六七歲的小孩子也敢丟手榴彈，玩命衝，不怕死！

這回你們來了可好哪，他們玩命衝咱們有唐母根，他們丟手榴彈咱們有火箭砲，這一下子他們可完蛋哪！

張：我們打是打勝了，這地方也算收復了，可是村子裏死的人也真不算少，光十六七歲的小孩子，就是有十幾個一下讓噴火器都燒死了。

魏：你們也遇到那群小孩子嗎？嘿！那些小傢伙們

可真厲害，尤其是他們那個隊長更兇，年紀也只十六七歲，可是幹的事真他媽的恨死人，幾年來我們有好多人都在這小子手裏了！

張：你說的這小子，大概我們早上在村東頭碰到的就是。

魏：碰着啦？幹掉了沒有？

張：就是沒死，大概也活不了幾天！可是好險啊！

差一點兒我就「格兒屁」了！（註死了）

魏：怎麼回事？說說！

張：今天早上正打得激烈的時候，我帶着特務組想從村東頭那條溝邊上抄過來，旁邊樹底下，悄悄的爬過來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穿着一身小褲褂，等到離我有甘咪的時候，突然掏出手槍來就衝着我打，幸虧我身子還靈活，臥倒在地，我就打了他一槍，這小子哼了一聲就滾到溝裏去了，我趕到溝沿上，聽到下邊那些小孩子們嚷：「隊長掛彩哪！」不曉得他們溝裏到底有多少人，我也沒敢下去，過了一會，我帶了人再下去搜索，他們就不見哪！

魏：是他！他們叫他隊長嗎？一定是他，這小子很有個蠻勁兒，可是這一下子他就回老家哪！

張：可是不知怎麼的，我打完了他，心裏忽然蹙扭起來，直到現在心裏還是悶得像堵塊石頭似

地不舒服。

魏：那有什麼？這種孩子還不該死嗎？

張：我就看他是一個孩子，看見他那股蠻勁，看他那個年紀，才忽然使我想起我們家的小福子來！

魏：你兒子？

張：他現在要是活着。也該有十六七歲了。

魏：張班長想家哪！

張：怎麼不想？我離開家八年，八年沒有消息，也不知道……唉！打了八年仗，受了五六次傷，幸好還能把這條命留着，我也該回去看看了，看看爹，看看小福子，看看小鳳，再給祖先上上墳……

魏：張班長家在那兒住哇？

張：離這兒不遠，偃陵縣，家裏還有一個老爹，一個兒子，一個閨女，過些日子，隊伍從那兒經過，我想順便跟團長請假回去看看，唉！打了八年仗，家裏怕空得不成樣子了！

魏：偃陵縣呀！那裏怕沒有什麼人了罷！二十七年

黃河改道，整個那一帶都叫大水沖哪！

張：啊！沖哪？

魏：是啊！那年黃河決堤是防日本人，可是黃河這一次改道，可糟踏得不輕啊！浩浩蕩蕩有幾十里寬呀！

張：不過我們家那個村子地勢還高……

魏：高也沒用啊！儘管村子冲不了，可是莊稼完啦！黃水之後，接着就是大旱，剛旱過，又鬧蝗虫，這一帶老百姓那一陣子不知死了多少，就是有口氣，也都逃荒到別處啦！

張：可是我知道他們不會走，就是走了也一定會回去的，那兒有我們的祖墳，風水先生說我們坟地旁邊那兩條十字路是兩條轎杆，那兩條轎杆正應在我們爺兒兩個身上。

魏：是啊！一條轎杆在你張班長身上已經應啦！你現在是上士班長，過兩天一升就是少尉。少尉在前清的時候等於一個從九品，坐轎子還成問題？你的令郎我想說不定也許少年得志，八成有這麼一官半職的了。這一回去，張班長，可就真要唱雙官誥了！

張：那孩子做官不做官，我倒不想，可是他娘的墳，他總得年年記着去添，（傷心地）小福子他娘是給日本人強姦死的。臨走，我告訴我那九歲的小福子說：「孩子，記着，將來要割下一個日本人的頭擺到你娘坟上，給你娘報仇……」

魏：哈哈！張班長；你的仇報不成囉！現在日本人已經投降，改成志願軍啦！

張：可是小福子那孩子比我有志氣，從小就有股蠻勁兒，他一定忘不了他屈死的娘的……現在打

勝了仗，我也該回去哪！也許他們已經搬了家，可是我就是要找到他們爺兒三個，看他們一眼。（外面吹起集合號）

魏：快走吧！張班長，隊伍集合哪！

張：那，團長來了……

魏：我在這兒照應他。

張：怎麼開水也沒有？老百姓呀？（說着擬進屋裏

。好大的烟！人呢；在屋裏幹什麼？

爺：（在內）誰呀？我們正在給你們做飯呀！

張：好啊！想叫他燒水，他倒做飯來哪。這裏老百姓還不錯！（對屋裏）快點！一會兒我們團長

就來哪！

（張德福下）

爺：（在內）小鳳，你看看是誰呀？是他們來哪？

鳳：（在內）好，讓我去看！

魏：（自語）一個小姑娘！

（小鳳上）

鳳：啊！（回身就跑）爺爺……

魏：小姑娘，不要怕，嘻嘻……

爺：（在內）什麼？小鳳……

（張爺爺上）

爺：啊！不是我們……你們是……皇協……？

魏：不是皇協軍，是先遣軍！

爺：是日本人派來的？

魏：不是，是政府派來的！

爺：那你們是來打鬼子的，還是……

魏：不是，鬼子已經投降了，我們是打共產黨的。

爺：那是……那是我們自衛團，不是共產黨。

魏：是！我們從前就和他們打過交道，吃過他們的

虧，這次，我們可要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

嘍！

爺：可是——

魏：老頭兒不要怕，你們沒關係，我們是來保護你

們老百姓的。呆會兒，中央的大員還要來宣慰

你們老百姓，你們可得好好地款待！

爺：我們的中央軍來哪！

魏：是啊！咱們的中央軍已經凱旋哪！

爺：可是，怎麼今天早上來圍這個村子的是日本人

呢？

魏：那是投了降之後的日本人幫我們一起來解決共

產黨的。

鳳：叫日本人來——？

魏：聽！中央軍的團部就駐在你們這裏！

爺：駐在這裏——？

魏：等一會兒團長就要來哪！趕快把屋子裏的亂東

西丟出來，打掃乾淨！你們的張保長呢？

爺：找保長？

魏：趕快把張保長找來，我有話問他。

爺：啊——（回身欲走）

魏：回來：你姓什麼？

魏：姓……姓張。

魏：啊！你姓張？你就是保長？那好極了，正有很

多事要找你。

鳳：不是，那個戶口牌子是前年的，現在的保長不

是我爺爺。

魏：前年的保長還是我委的。你聽着！第一，趕

快預備兩頭牛，五口豬，八九隻羊，二十隻雞

，雞蛋越多越好。叫每家蒸一籠饅，沒籠的，

煮一大鍋稀飯，柴麼，就用村頭上打壞了的鄉

公所的木料，——嘻嘻，這個姑娘長得還不錯

……

鳳：爺爺……

爺：這是我的小孫女。

魏：那好，回頭就叫她跟團長陪陪酒！

爺：小孩子，毛手毛腳的，別驚了老爺們的駕，快

躲開罷！（小鳳躲下）

魏：不要緊，小姑娘，回頭再來！

魏：今晚上三方面的友軍要在這兒舉行慶祝勝利大

會餐，你們的東西要趕快預備好！

張：可是這村子上老百姓實在窮得連稀飯也喝不起

了！今天又打仗，燒了糧，死了人，你們怎

麼還……

魏：混蛋！有東西讓共產黨給你們乖乖的共了去！

我不信這麼大的村子就沒有幾條牲口！沒有牛

給我殺驢，沒有豬羊，剝你的皮！快去！

(團長上)

團長：什麼事吵吵鬧鬧的？這村子的保長呢？

魏：團長，他就是保長。

爺：團長……

團：很好，我正找你，你姓什麼？

魏：姓張，他姓張，張保長。

團：張保長，現在抗戰已經勝利了，國軍已經凱旋

哪！很不幸的，今天早上因清除共產黨的關係

，騷擾了地方，希望你們能够體諒中央的苦心

，不會——

爺：團長，那是我們的自衛團啊！

團：不，是共產黨！我們已經調查清楚了。

爺：共產黨早就從這一帶撤退了呀，這個自衛團

是我們老百姓自己組織起來，殺鬼子，打漢奸

的呀！

團：我這是從先遣軍和志願軍兩方面得來的確實情

報，是有案可查的（找口袋，不見）啊！

魏參謀，請你找我的勤務兵，把我圖囊裏那份

情報拿來！

魏：不必拿哪！團長今早上那夥子人的確是共產黨

，沒什麼好跟這老頭子囉唆的。

團：不，中央做事總得讓老百姓心服，何況這次回

來還要特別向淪陷了八年的同胞表示關懷呢！

魏參謀，你還是把那份情報拿來！

魏：好的，拿來也好！拿來也好堵住這老頭子的

嘴！

(魏參謀下)

團：（撫慰地）張保長，你坐下，事情已經過去哪

！回頭你查報一下，看村子裏有什麼損傷，中

央一定斟酌救濟，從今以後，大家要安心過日

子，祇要不是共產黨……

爺：跟團長說，我們真不是共產黨呵！你是我們天

天盼望着的中央軍，你得查明白了給我們老百姓

姓作主啊！

團：那份情報上已經真憑實據地說的很清楚哪。回

頭可以拿給你當面看。

爺：可是這份情報從那兒來的呀？

團：志願軍的情報組交來的。

爺：那是日本鬼子假造的呀！

團：日本人的特務組織一向都精密，不會假的。

爺：團長，鬼子和漢奸一向都恨我們，幾年來，我

們自衛團不知道襲擊了他們多少次，他們這一

次想借你的力量來報仇，所以捏造我們自衛團

是共產黨。

團：你們村子裏有沒來過共產黨？

爺：來是來過，可是都走了啊！

團：你這地方就有嫌疑！

爺：共產黨從中國好多地方都走過、團長，難到你相信凡是他們走過的地方都成了共產黨嗎？

團：那——

爺：再說共產黨也是抗日打漢奸的呀！八年以來，凡是讓鬼子佔去的地方，他就來幫助我們組織游擊隊，抵抗日本鬼子的燒殺——怎麼到現在抗戰勝利了，反而聯絡鬼子漢奸來打他們呢？

團：那是上邊的命令。

爺：打了八年仗，我們老百姓也實在是苦够了，團長，現在好容易打败了日本鬼子，萬萬再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團：這是，我實在不能——

爺：團長，今天你錯聽了鬼子和漢奸的話，把我這村子可糟蹋得不輕啊！麥秸柴火都燒了，吃的糧食都搶了，人還不知道屈死了多少？團長，我們窮苦得本來就連飯都吃不飽哪，加上今天這一糟蹋，那兒還拿出什麼豬羊……

團：豬羊？

爺：你們那位魏參謀剛才給我們要兩頭牛、五口豬、十隻羊，還有……

團：這，這豈有此理！這是胡鬧，這簡直是破壞國軍的聲譽！

爺：（訴苦）團長，你是我們的中央軍，你知道我們老百姓的苦處，你——

團：（安慰）張保長、你放心，我不會難爲你們老百姓的，剛才那是他們僞軍一貫的敲詐！剛收編過來，還沒有完全服從中央的感召，這我將來會處罰他們的！

爺：謝謝團長，可是我們的自衛團——

（魏參謀匆匆上）

魏：那當然是共產黨，這不是情報？團長，拿給他看。

爺：我才不看你這些昧天良捏造的東西！

團：魏參謀，剛才你又和老百姓要什麼豬哇羊的哪？

魏：沒有！

爺：你剛才不是叫我給你預備兩條牛、五口豬、十隻羊……

魏：那是——

團：（嚴責）算哪！不要給老百姓要這些東西啦！他們已經苦够了，再說，這樣也會妨礙我們國軍的聲譽！

魏：是！是！

團：我們這一次來，任務雖然完成哪，可是這村子裏的老百姓也騷擾的不輕，待會兒，我還得集合這村子裏的父老，替中央慰問他們！

魏：好哪，老頭，你趕快敲鑼集合老百姓，說：中央大員要向他們講話，宣慰他們，趕快去！

爺：團長，那我們的自衛團——

團：你先去罷，回頭講完話再談！

爺：唉……

(張爺爺沒奈何地取着鑼下)

爺：(在外)中央軍回來啦！來聽大員講話呀……

(鑼聲漸遠)

魏：怎麼樣，團長，這次我們有什麼損失沒有？

團：這次傷亡不大，不過這村子老百姓倒死得不少，誰知道是真的老百姓，還是共產黨？

魏：是共產黨，我敢斷定一定是！岡田調查得清清楚楚的！

團：岡田這傢伙真有點蹩扭，總不肯聽我調動！

魏：這傢伙一向就驕傲慣了的，所以有點……

團：可是他們投降了呀！投了降，就得聽我們的指揮！

魏：然而他手裏還有一大部份實力啊，他有力氣在手裏，自然腰就硬一點，況且，這次他們不真是本身打了敗仗！

團：我真不明白，爲什麼投了降，上邊還不讓他們繳械，弄得像個刺蝟似的，抓也不敢抓！(張德福上)

張：報告團長，岡田大佐請你去。

團：有什麼事？

張：不清楚。

團：媽的我去揍他？叫他來！

張：是！(欲下)

魏：慢點！

團：怎麼？

魏：我看還是團長委屈一下去一趟，那傢伙脾氣不好，回頭開了蹩扭就誤大事，現在暫時將就他一點，等到打完了共產黨，把他們繳了械再說。

團：我？將就他——

魏：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跟他犯不上鬥氣，團長你還是去去罷！

團：他媽的這叫做投降嗎？

(團長氣急下)

魏：張班長，叫張保長趕快做飯，我去找點酒來。

(魏參謀長隨下)

張：喂！有人沒有？喂，沒有！有沒有東西吃啊？(張德福進屋內)

張：（在內）媽的，飯還沒熟！

（小鳳扶小福子自後門上）

鳳：哥哥，你等一等，我去喊爺爺，（向內）爺爺！

張：（在內）他媽的，一點好東西也沒有！

鳳：啊！（稍退）哥哥，有人，快藏起來！

（小鳳、小福子兩人藏起來）

（張德福自屋裏出來，手裏拿着一支日兵用的粗桿鋼筆）

張：這東西還不錯，比我們團長那支美國水筆還好，正好拿回去給我們小福子（想念地）這孩子從小就喜歡寫呀，畫呀的，他見了一定喜歡，那年我離開家的時候，小福子才祇九歲，小鳳才八歲，出來八年，這兩個孩子大概都長成了人，見了面，也許都不認識我了。

（外面鑼聲漸近，張德福趕快藏起來，（偷偷下）

爺：都來哪！都來聽中央大員講話哪！

（群眾隨上）

爺：大家坐下，都坐下！

（群眾坐觀衆席中）

（小鳳、小福子上）

鳳：爺爺

爺：小鳳！你快到二孀家藏起來，回頭他們看見你

又麻煩！

鳳：爺爺，哥哥來哪！

爺：（驚）小福子你怎麼跑回來哪？啊！你受了傷

小福子：（硬朗地）爺爺別嚷，胳膊上掛點彩，找塊布紮紮就行哪！把刀瘡藥拿給我，山上好多

人都在等着哪！

鳳：我去屋裏拿刀瘡藥。

福：妹妹把我抽屜裏那支日本水筆拿來！

爺：哪！這個時候又不寫字，還要什麼水筆呀？

福：多拿點破布，還有好多人要用吶！

鳳：放心，一定給你辦好！

（小鳳進屋）

爺：（愛憐地）小福子，傷在那兒？

福：這裏，（爺爺撫傷）啲！

爺：孩子，痛嗎？傷重不重？

福：爺爺，不礙事，過兩天就會好，待會兒我走了

，你老人家可得當心那些傢伙欺侮你！等他們

一走，我和隊伍就回來！

爺：孩子，這次人有損傷嗎？

福：（難過）比以前都大，小虎子，三元和小牛他

哥哥都死在溝裏了！小豆子，四喜，趙禿子都

受了傷，我本來想爬到溝邊上去打那個想下溝裏來的小子，反倒給那小子，反倒給那小子打了我一槍！

爺：孩子！（落淚）我可憐的孩子！

福：爺爺，不要難受，我們不怕，剩下的人，我們都退到山裏去了！那幾個受傷的，我回頭把刀瘡藥捎去就行了，過兩天，等我們一得手，就回來收拾他們！

（小鳳上）

鳳：爺爺，給你刀瘡藥，給你布，可是哥哥，那支水筆找不着。

福：那準是你給藏起來了！

鳳：沒有，真沒有，天理良心，我怎麼好意思在這時候開你的玩笑呢？

福：你到旁的地方都找一下看。

鳳：都找哪！到處都找哪？抽屜裏籃子裏、枕頭底下、都找過哪、都沒有！

爺：怕是有有人偷了吧！這些部隊紀律不大好！

福：這真氣死人！那支筆是我爲了媽報仇，拚着性命殺死了一個鬼子得來的！靠牠我還寫會了幾百個字吶！

鳳：哥哥還把給媽媽報仇的日子刻在那個粗筆桿上，預備回來給爹看！

福：今天早上我集合人往溝裏跑的時候，怕丟了，才放在家裏，沒想到叫這些人偷了去哪！

鳳：算哪！哥哥等下次打死日本鬼子再得一支！

福：這樣隊伍怎麼能打勝仗？

爺：他們那裏頭還有中央軍呢！

福：中央軍？中央軍怎麼幫着鬼子打我們呢！

爺：聽說日本鬼子跟漢奸都服從了中央、聯合在一起打共產黨的！

福：爺爺，我們怎麼是共產黨啊？

爺：說的是啊！可是他們說有證據。

福：他們那兒來的證據呀！

爺：從鬼子跟漢奸那兒來的情報。

福：讓人家利用了，還不知道，還說我們是共產黨，偷偷的來打老百姓。

鳳：打就和他們打，有什麼了不起呀！

爺：可是這麼一來，村子裏老百姓就遭了殃哪！

福：（悲憤）爺爺，要是我死在日本鬼子和漢奸手裏，我一點也不生氣，我生氣的是：我們天天盼望中央軍到這兒，中央軍來了，反而帶來了

日本鬼子和漢奸來殺我們抗日的老百姓（悲憤）

爺：要是我這次死了，我實在覺得冤屈呀！

爺：（撫慰）孩子，你可千萬好好的養傷，要是你

有個三長兩短（悲痛）叫我怎麼對得起張家的

祖先，怎麼有臉面見你那出門八年的爹呀！

鳳：爹八年沒信，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福：我更忘不了媽，媽死得好慘！爹臨走時叫我割下一個日本鬼子的腦袋祭媽的墳，爺爺，你知道，前年我就做到了，可是爹八年沒消息，也不知道這輩子還能不能見得着面！

爺：聽人說你們爹是在中央軍隊裏，也許快回來哪！

福：哼！要是爹也這麼不講道理的話我就見了面也不認他！

爺：有志氣，我的好孩子！

(外面人聲吵雜)

爺：小福子，你拿着藥瓶子趕快走吧！

鳳：還有這些布！

福：爺爺，妹妹！你們自個兒保重，我過兩天就回來看你們！

(小福子正要出去，外面馬靴聲響)

爺：走不成了，你趕快和你哥哥躲到人堆裏去吧！

(鳳扶着哥哥小福子躲入人堆裏)

(魏參謀，團長岡田同上)

魏：噢，老百姓都集合好啦！那請團長先講話，然後宣慰！

團：(走到老百姓面前站定然後慢慢的做了一個手

勢)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抗戰已經勝利了，國軍已經凱旋哪，今天兄弟代表中央向你們深致宣慰之意。八年戰爭，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們受盡了顛沛流離的痛苦。如今我們已經取得最後的勝利。大家現在可以安居樂業的過日子哪！但是這地方一向共黨猖獗，他們禍國殃民，無惡不作，我今天奉命前來清剿，幸賴先遣軍及志願軍兩方面協助，你們村上的共產黨才得以殲滅，從今以後你們大家要竭誠擁護中央幫助政府消滅奸黨，方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

魏：也好不負團長今天來宣慰你們的一番苦心！

(群眾大噓)

團：大家不要吵鬧。

魏：今天中央大員來跟你們講話，大家應該表示歡迎。來呀，鼓掌！

(群眾大嘩)

鳳：(在場外自語)這是中央軍？

團：是呀，我是奉中央命令來傳達中央宣慰之意的。

群眾中的一人：(在場外)那他們……

(指魏)

魏：我們先遣軍，地下軍老早替中央做地下工作的

，嘻嘻……

群眾中的一人：（在場外）那日本人呢？

岡：我們是志願軍，大大的志願軍。

魏：是的：志願軍，反共的志願軍。

爺：那我們的自衛團呢？

團長：你們自衛團受了共產黨的利用，我們已把他

解決了。

爺：可是，團長，這不公平啊！

魏：嘻嘻，這公平得很呢！

爺：團長，我們真不是共產黨，你想想——

魏：情報在這裏，老頭兒，你也不必多辯了！

團：再說，國軍到這兒來，本意是要收編你們，你

們就不要抵抗啊！

爺：可是前頭明明是日本人啊！

魏：中央大軍在後面呢，我們是先遣軍，是志願軍

，幫助中央收編你們的。

爺：讓日本人收編我們？

魏：不服從收編就解決你們！

爺：團長，這不公平啊！抗了八年戰，我們有功勞

的老百姓應該來收編他們，解決他們，怎麼叫

他們來收編我們呢？

團：這是命令，我們軍人得執行命令！

爺：可是團長，你只知道執行命令反叫日本人跟漢

奸把你們利用了啊，再說我們自己人如今千萬不能再打自己人哪！我們自己打自己不是更叫日本人高興嗎？

團：那——那——

魏：講了半天話，團長還沒喝口水呢！老頭兒你去

燒點水來！

爺：那，團長，我們的自衛團——

團：你先去，等回頭再說！

爺：唉！

（張爺爺下）

魏：團長，現在請你宣慰吧！

團：各位父老兄弟——

岡：（忽然見地上有血跡）不好，八路大大的有！

魏：八路！怎麼有共產黨？那兒？我來找！

岡：這裏的血跡有！

魏：有血跡？喔，流到人堆裏去哪！一定在這裏邊

，一定的。

團：大家聽着！如果這裏邊有共黨份子，請大家檢

舉。

魏：有共黨份子快滾出來！

（啞場）

團：要不然，請他勇敢地自首！

魏：小夥子如有種，就自個兒站出來！

(啞場)

岡：拷問他們每個人！

團：要不然我就要對不起所有的到場的人了，看他自己藏在裏頭可安心？

(小鳳咬破手指站上前)

鳳：是我！

團：你？不像，地上的血是那兒來的？

鳳：剛才抱柴，扎破了手流的。

魏：我來檢驗！(抓鳳手看)不對，你的小手太嫩

流不了那麼一大攤！

團：(指鳳)你知道的，你說！

團：小姑娘，你說，是誰？

魏：你不說？我可要……要……對你不客氣

哪！

(小福子毅然地站起來)

福：是我，血是我流的，你們不要欺侮女孩子！

鳳：哥哥！

福：不要緊，看他們把我怎麼樣？

團：你？大概不錯，好，你站出來！魏：是你！我

認識你，滾出來！(拖福出)

團：說，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字！

團：幹什麼事？

福：幹我自個兒喜歡幹的事！

團：你這是存心和我搗蛋吶！

福：你不配！

團：這——這混蛋東西！

魏：我認識他，他就是那個少年隊隊長，是個共產

黨！

福：(戲謔)你當然認識我啊，那晚上在五里橋，

不是弄得你連褲子都沒穿就跑了嗎？

魏：胡說，豈有此理！(打小福子耳光)

團：說你是共產黨？

福：我們是人民自衛團，抗日，打漢奸的！

團：那爲什麼反抗我們來收編？

福：抗日打漢奸的隊伍怎麼能服從日本鬼子和漢奸

的收編？

團：我們是國軍。

福：國軍？國軍裏就不應該有日本鬼子和漢奸！

團：那是上邊的命令，是協助國軍來打共產黨的！

福：可是我們不是共產黨啊！

魏：是，是，一定是！

福：就是真的共產黨在這裏！團長！也不應該自己

人打自己人啊！共產黨幫助老百姓抗日打漢奸，所以鬼子和漢奸恨他們，硬說他們不好，中

央大員難道就這樣容易受鬼子和漢奸的愚弄嗎？

團：那——

岡：八路的，大大的槍斃，

團：可是——

魏：團長這可猶疑不得！

(張班長上)

張：報告團長，隊伍集合好哪！等團長去訓話。

魏：張班長來哪！正好，你看看他是不是剛才打你

黑槍的那個共產黨？

張：啊！是，這小子在溝邊上打我黑槍，差點兒要

了我的命……是，他一定是共產黨，這會可捉

住你哪！(擬打小福子)

團：(制止)張班長，不要隨便行動！

魏：怎麼樣？團長，三頭對面！論調統一，這絕不

會冤枉了他，你就下命令執行好了！

團：這怎麼能隨便——

魏：唉，團長，你怎麼這麼想不開呢？事實已經造

成了，你就是後悔也沒用啊！況且，俗語說的好，

錯殺十個冤鬼不放過一個兇手，你看這小子多橫，

你要是饒了他，就是放虎歸山——

岡：大大的槍斃，不槍斃，我不答應！

魏：團長，這時候可鬧不得意氣呀！你是奉命與日本

本人合作，況且他手下還有一部分力量，弄得

不好，不但上邊罵你不能完成任務，而且，還

對我們本身有點不利呀！你就下命令罷！

張：團長

團：(憐惜地)這麼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會——

魏：你打了這麼多年仗，怎麼倒捨不得一個小孩子

哪！大丈夫做事得狠一點呀！

張：團長，團長？

團：(無奈地)唉！算了！

魏：(順水推舟)算哪！好好好，張班長，趕快執

行！

張：(抽槍)好！

鳳：啊！哥哥！哥哥！

福：(悲壯地)好哇！抗戰八年，沒讓日本鬼子跟

漢奸打死，到抗戰勝利的時候，反倒死在自己

人手裏，我！我就是死了，也不甘心啊！

張：剛才我要是叫你打了黑槍，那不是眼看着到了

家門口，還不能父子團圓嗎？硬幫點罷，小子

！

福：怎麼剛才那一槍打不死你呢？

張：嘿，嘿，要是你打死了我，還輪得到我來打你

？(拉)走！

鳳：（拉着不放）哥哥，哥哥！爺爺你快來呀！

張：走開！

鳳：（求情）好班長，我給你跪下，求你別打死我哥哥呀！班長，你家裏也有兒女，也有爹娘，你難道就不願意一家子團圓嗎？

張：（帶點憐憫）這，我作不了主，你去問團長！

福：（剛毅地）妹妹，不用求他們！

鳳：（問團長）團長，你可憐我們——

團：（搖頭）

鳳：（向漢奸）老爺，你可憐可憐我們——

魏：小姑娘，你去問太君老爺！

鳳：（猶豫很久才忍辱地跪在岡田面前）太君老爺，你——你可憐可憐我們中國人罷！

岡：（粗暴地）八格亞魯，滾開（用腳踢鳳倒地）
快快的槍斃！

張：（拉福）走！

鳳：（撲倒在小福子身上）哥哥，你還沒有見爹一面，你不能走啊（悲不自勝）

岡：（咆哮）快點！

團：（擺手）快點罷！

魏：那好，拉不走，就地正法！

張：（強把鳳從福身上拉開）走開！

福：你（撲過去）

張：來罷，小子（一鎗把小福子打倒地）

鳳：（撲到小福子身上）哥哥！（大慟）

福：（喘氣）哼……妹妹……爺爺呀？

（張爺爺上，手裏捧着水碗）

鳳：（撲到爺爺懷裏）爺爺，你看哥哥！

爺：啊，（撲過去，碗落地打碎）

福：爺爺來了嗎？小鳳！

張：（驚疑）小鳳

鳳：哥哥，你醒醒，爺爺來了！

福：啊，爺爺。

爺：孩子（哭）我……我的好孩子。

福：（安靜地）爺爺不要哭（堅強地）我擔得起……

：我看見媽哪！媽滿臉的血，提着我砍給她的
那個鬼子的頭，衝着我笑……爺爺，等爹回來
，給他說，我給媽報了仇，他要不相信，把那
支筆給他看，啊，爺爺，我的水筆，水筆……

（聲漸息）

張：（下意識的摸筆自語）水筆？

爺：小福子，我的苦命的孩子：（大慟）

張：（更驚疑）小福子？（走近爺）你，你？（突然）

然）啊！爹！

爺：（猛抬頭）啊！你！你！（擦淚道視）德福，

是你啊，德福！這是我們的小福子啊！

張：啊！（呆若木鷄）

鳳：爺爺，就是他，他把我推開，把哥哥打死的！

爺爺：（悲憤交集）好！德福，你英雄！（一步一步地逼張）我們老少三口等了你八年……你英雄！（突然一轉身對團長）可是團長，這不公平啊！

鳳：我們等了你們八年，你們就這樣對待我們嗎？

爺：（控訴地）八年前一開仗，你們就走了，丟下我們走了，我們受日本鬼子殘殺，受漢奸的虐待，我們一點也沒有屈服，黃河決了堤，沖了我們的家產，天旱蝗災，沒收成，我們也都忍受着——我們天天在想，等着吧，等着吧，等到有一天我們的中央軍回來——如今你們回來了（爆發地）可是你們不是回來幫我們殺日本鬼子，漢奸，給我們那些屈死的冤魂報仇，你們反而帶着日本鬼子，漢奸來改編我們，解決我們，殘殺我們自己的骨肉，團長，這是不公平的啊！（大慟）

團：唉！（拭淚）

張：（突然自語）公平？離家八年！（自問）我回來哪？

鳳：（恨）你回來就是爲了殺我們的呀！

張：（神經失常）殺你們？不，我回來看看小福子

……（走近小福子屍旁）小福子！爹回來了，

回來——（摸口袋內水筆，羞愧交集）啊，爹辛辛苦苦的打了八年仗，如今，如今——

爺：（老淚縱橫）如今你回來了，盼了你八年，你回來了，你，你怎末對得起我們張家的祖先，你怎末對得起他們那屈死的媽啊！

張：爹！

爺：（倔強）我沒有你這個好兒子！

張：小鳳！

鳳：（憤恨）我，我們不認識你！

張：團長，德福出生入死的打了八年仗，爲的是一家子老少能够團圓，想不到抗戰勝利了，反而使我們骨肉殘殺，團長，你不能領着弟兄們再打內戰了。

團：張班長，這是上邊的命令！你難道忘記了服從是我們軍人的天職。

張：好！我服從命令！我……小福子……你等等我，團長，我們死得好冤枉啊！

（張突然用槍自殺）

鳳：啊，你（很難叫出口地）啊，爹！（伏屍大哭）

爺：（悲憤）好！好！你死得好，德福我的孩子，整整的盼了你八年，好容易把你盼回來，可是

你就這麼回來，又這麼走了嗎？臨走你還帶走了我們的小福子！……啊！團長！抗戰八年，這是國家給我們祖孫三代的報酬哇！哈！哈！

(瘋顛失常)

團：(歎仄地)去罷，去罷，(拭淚)

魏：(神氣十足)大佐，我們碰這一杯。

岡：(捧笑)好，大大的好！

團：(氣急)哼！(急下)

爺：(沈痛地)小鳳！

鳳：(飲泣)爺爺！(扶爺)

爺：(呻吟)我的苦命的孩子！(空虛的)怎麼抗戰勝利了，我們自己人還殺自己人吶？(邊說邊走)

鳳：爺爺，人家說這是內戰！

爺：(精神恍惚)內戰？不，小鳳？你去告訴他們說，我們老百姓不准他們內戰！

鳳：爺爺！

爺：要是他們不聽，就叫你哥哥把少年隊拉出來……

……

鳳：哥哥(哭)

爺：啊！小福子，我的苦命的孩子……

(祖孫二人相偎依着像幽靈似的漸漸地消失在蕭殺悽涼的秋風裏！)

……

……

……

舞台一角有悲憤激昂的聲音朗誦：

「我的朋友，感謝你流着眼淚，看完了這個悲慘的故事，你感動了，你哭了，可是你拭乾了眼淚想一想，爲什麼會有這種悲劇發生啊！朋友，這是因爲內戰，因爲內戰，使我們生活痛苦，因爲內戰，使我們骨肉殘殺，就在今天，此刻在華北，在東北，在江南，在塞外，正有許多類似的悲劇扮演着，朋友，你能坐視嗎？你能不管嗎？有血氣，有良心的中國人吶，拿出我們人民自己的力量來，反對內戰！」

群衆高呼口號：「反對內戰！」(劇終)

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於聯大被暴徒狙擊後

一小時脫稿。

謹以此劇獻給「一二·一」殉難四烈士

北大壁報聯合會委托

風雨社編輯兼發行

定價：國幣三千元

钱立钧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134B